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首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臣金士松詳校

御製三禮義疏序

三禮之傳逺矣周禮六官河間獻王上之儀禮十七篇禮記四十九篇高堂生戴聖傳之漢唐以來箋疏訓釋無慮數十家考其義或相抵牾先儒嘗譏其聚訟要其掇拾灰燼之餘傳先王制作之舊得什一於千百好古者所為鄭重而愛惜之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表章羣經既

御纂周易折中而詩書春秋則以分授儒臣纂輯義疏頒

布海内惟三禮未就朕御極之初儒臣上言今當經學昌明禮備樂和之會宜纂輯三禮以葴五經之全爰允其請開館編校越十有一年冬告竣夫禮之所爲本於天殺於地達之人倫日用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斯須不可去者天不變道亦不變此其本也其制度品節服物采章隨時損益屢變以適其宜者禮之文也三代去今數千年矣修其教而教明循其道而道行謂三代至今存可也何則其本得也若其用之朝廷

邦國名物器數之具周旋進退之儀雖先王處此必將變通以適其宜而不泥於其迹故言禮者惟求其脩道設教之由以得夫禮之意而已顧其教之不泯道之所由傳未嘗不賴於經好學深思之士讀其書有惜不能俯仰揖讓於其間者先王制作之精意尚可想見於抱殘守闕之餘則經傳之爲功也大矣鼎彝鉤劍之遺篆籀之蹟流傳有自尚摩挲而寶護之况制作之精意所賴以傳者歟獨其貿於衆說無所取衷爰命校纂諸臣

芟煩截浮約文申義敷暢厥旨至其說之不可强同者稍爲辨正而仍其舊葢其承傳各異必牽合附會比而同之則其惑也滋甚故無取焉刻既成爲之敘論以發其端俾隆禮者有所考云

乾隆十三年冬十月朔

乾隆十九年閏四月二十五日奉

旨開列

欽定三禮義疏監理總裁校對分修校刊諸臣職名

監理

和碩莊親王臣允祿

和碩果親王臣弘瞻

總裁

原任經筵講官起居注官太保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保和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總管兵部事務仍兼翰林院掌院事三等伯臣鄂爾泰

原任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仍兼翰林院掌院事臣張廷玉
原任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兼管兵部尚書臣朱軾
原任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臣甘汝來

副總裁

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臣汪由敦
太子太保江南河道總督臣尹繼善
原任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後任兩廣總督臣陳大受
原任吏部尚書臣楊名時

原任太子少保尚書銜教習庶吉士臣徐元夢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彭維新
原任禮部侍郎臣李清植
原任刑部右侍郎銜管禮部侍郎事臣王蘭生
原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李紱
原任宗人府府丞臣任啓運
原任翰林院侍講品級頂帶臣方苞
提調

內閣侍讀臣舒興阿
日講起居注官司經局洗馬臣佟保
原任內閣侍讀學士今陞戶部侍郎臣兆惠
原任翰林院侍讀今陞倉場侍郎臣雙慶
原任內閣侍讀今陞吏科給事中臣岱圖
原任內閣侍讀今陞戶部銀庫員外郎臣赫泰
原任內閣侍讀今陞甘肅安西道臣文綬

纂修

左春坊左贊善臣諸錦

翰林院編修臣朱佩蓮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檢討臣王太岳

翰林院檢討臣李英

原任翰林院侍讀學士今陞内閣學士臣錢維城

原任通政司右通政臣胡中藻

原任貴州按察使臣徐以升

原任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熊暉吉

原任翰林院侍讀臣惠士奇

原任翰林院侍讀臣徐用錫

原任翰林院侍讀臣楊述曾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今陞四川川北道臣宋邦綏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修撰臣梁國治

原任司經局洗馬臣官獻瑤

右春坊右庶子臣葉酉

原任中允臣程恂

原任編修臣李龍官
原任編修臣吴紱
原任編修臣何其睿
原任編修臣張爲儀
原任編修臣姚範
原任編修臣潘乙震
原任編修臣湯大紳
原任編修臣羅暹春

原任檢討臣出科聯
原任檢討臣王康佐
原任庶吉士臣宋照
原任監察御史臣趙青藜
原任監察御史臣杭世駿
原任編修今陞御史臣李友棠
原任編修今陞御史臣陳顧㶚
原任宗人府主事臣王文清

禮部主客司主事臣鍾晼
原任兵部武選司主事臣潘永季
原任工部司務臣蔡德晉
原任國子監司業臣李光墺
原任庶吉士今陞雲南糧儲道臣徐鐸
原任編修今陞河南汝寧府知府臣王錦
原任福建興化府通判臣吳廷華
原任山西吉州知州臣王文震

廣西賓州知州臣潘汝誠

原任湖北蘄州知州臣王士讓

原任湖南長沙縣知縣臣姚汝金

舉人臣姜兆錫

優貢生臣陶敬信

副榜貢生臣方天游

收掌

翰林院筆帖式臣伊靈阿

原任内閣中書今陞侍讀臣多爾濟
原任内閣侍讀臣羅慶
原任内閣中書今陞戸部員外郎臣常安
原任内閣中書今陞禮部員外郎臣索爾遜
原任内閣中書今陞盛京刑部主事臣務實
原任内閣中書臣林保
原任翰林院筆帖式臣常齡
原任翰林院筆帖式臣栢壽

原任内閣中書今陞湖北宜昌府知府臣阿爾布
原任内閣中書今陞山東武定府同知臣寧泰
原任翰林院待詔今陞江南松江府同知臣嵩齡
武英殿監造
内務府堂主事紀録一次臣安泰
内務府驍騎副叅領加一級紀録一次臣富惠
監造臣高永仁

欽定周官義疏凡例

一春秋傳云先君周公作周禮其所稱引則此經中無有也蓋周禮指當時上下所行五禮之經曲以別於夏殷之禮此則分職命官之籍故揭於篇首曰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漢志本稱周官經周官傳至唐以後乃更名周禮朱子及鄭樵輩曽辨之今仍曰周官從其始稱且

按以五官之職事於義爲當也

一六典乃周公兼三王之道盡人物之性運用天理以法萬世之書也伏讀

聖制日知薈說十則皆五官精義灼見治本深契道揆謹冠全書以爲治經者之準的次列經傳及大儒之語義貫全經者爲綱領其次則傳經源流又其次則諸儒論行周官之得失讀周官之法與夫注解者之得失竝附焉

一易有程傳朱子本義詩有朱子集傳書有蔡沈集傳亦經朱子指授故折中彙纂皆奉以爲宗視其離合以爲衆說之去留春秋則有不用胡傳更立一義者三禮自朱子請脩而未果羣言莫適爲主即儀禮經傳通解亦僅開其端緒而意義則未暇發明陳澔禮記集說雖列於學官而自始出即不饜衆心兹故特起義例分爲七類俾大義分明而後兼綜衆說一曰正義乃直

詁經義確然無疑者二曰辨正乃後儒駁正舊說至當不易者三曰通論或以本節本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與此經互相發明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推闡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亦可通又或已經駁論而持此者多未敢偏廢六曰存異名物象數久遠無傳難得其真或創立一說雖未即愜人心而不得不姑存之以資考辨七曰總

論本節之義已經訓解又合數節而論之合一
職而論之以此七類敘次排纂庶幾大指開卷
了然而旁推交通義類可曲盡也案語各以類
附七條之後或辭義連貫難以分析則附於最
後一條之末
一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萃三禮而類別之又附益
以他書故經傳之文間見錯出兹則三禮分編
各爲一書五官之文悉從其舊槩無移動

一漢武帝求遺書得周官五篇司空職亡漢人以考工記附之名曰冬官非其實也兹稱考工記以從其朔

一宋五子遵周易折中稱子鄭康成稱字其餘講說之家皆以名書

一所取各家之說以經文先後爲序不以其人之時代

一賈疏釋注者雙行小書各分附本注之下後儒

說及案語與注疏相證相足者亦然其推闡經義者大書特列

一職方輿地古今異名既採昔人所考辨仍著目今府州縣名使學者易曉疑則闕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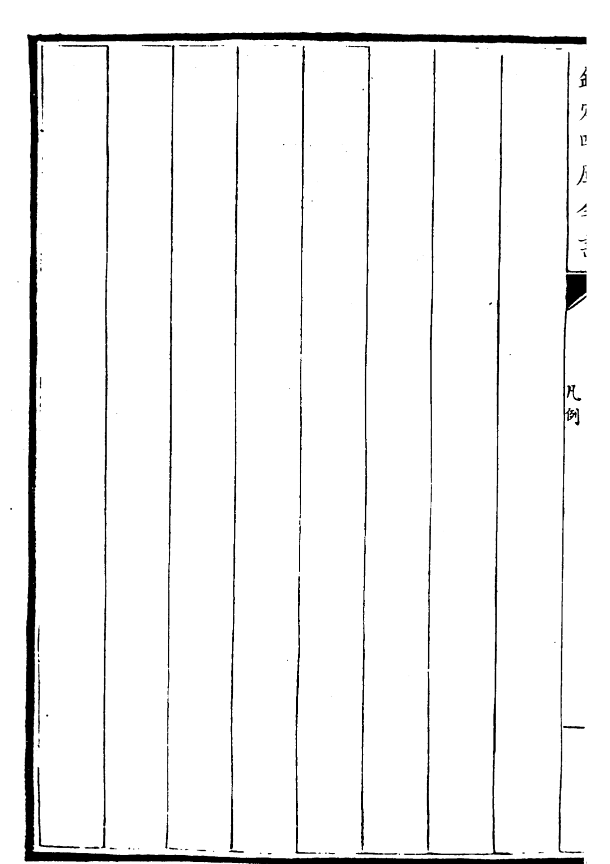
一周官有古文今文異本賈疏云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考校後爲今文鄭據今文注故云故書作某蓋故書即古文也其杜子春鄭司農所讀有異同者並列焉玆不敢芟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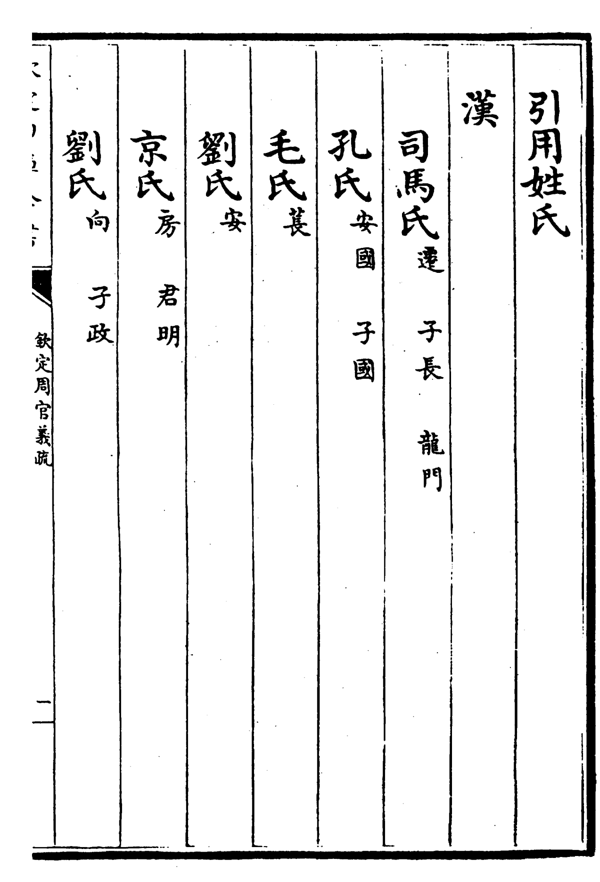
另提附經文音切之下其因此有所論說者仍存本注

一古今器物殊制異名鄭康成在東漢之季猶為近古然考工記注語簡而意澀難以盡通謹詳繹記文及注疏可解者解之非確有所見不敢臆決以俟知者

一宋元明諸家有取注疏改換敷衍以為己說者有詞語冗蔓無所發揮及顯與理悖不足惑人

者槩從䧳芟亦不置辨





引用姓氏

漢

司馬氏遷　子長　龍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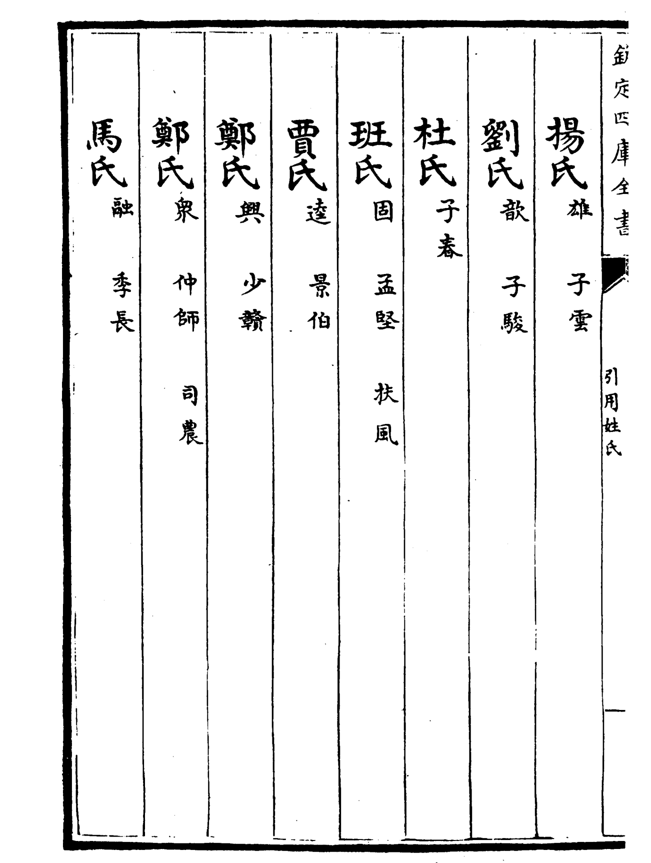
孔氏安國　子國

毛氏萇

劉氏安

京氏房　君明

劉氏向　子政



揚氏 雄 子雲

劉氏 歆 子駿

杜氏 子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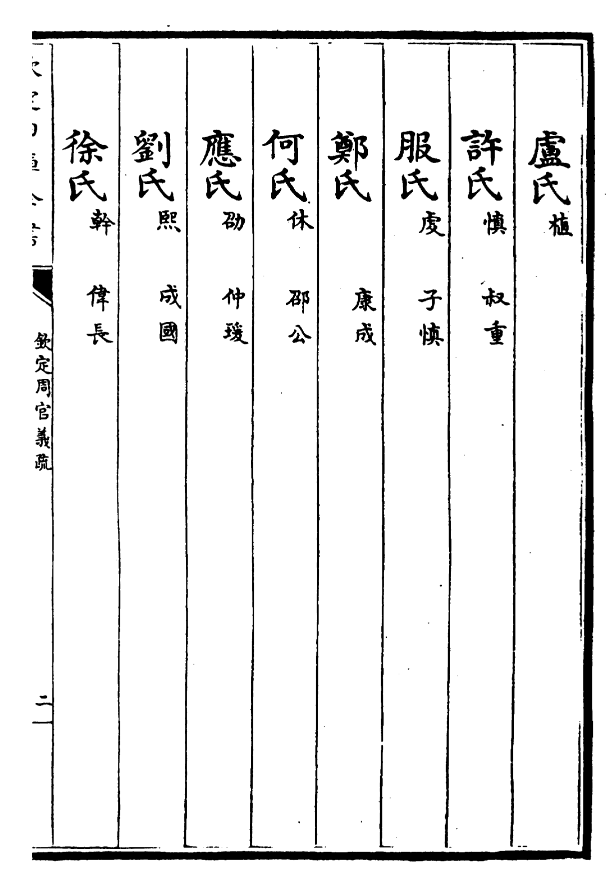
班氏 固 孟堅 扶風

賈氏 逵 景伯

鄭氏 興 少贛

鄭氏 衆 仲師 司農

馬氏 融 季長



盧氏植

許氏慎 叔重

服氏虔 子慎

鄭氏康成

何氏休 邵公

應氏劭 仲瑗

劉氏熙 成國

徐氏幹 偉長

李氏 巡

虞氏 翻 仲翔

陸氏 績 公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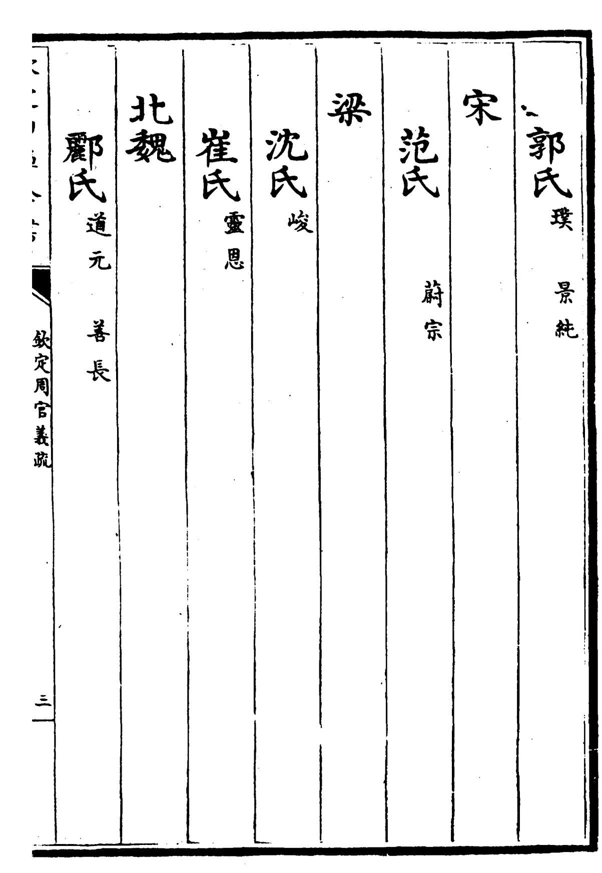
王氏 肅 子邕

韋氏 昭 弘嗣

晉

杜氏 預 元凱

干氏 寶 令升



郭氏 璞 景純

宋

范氏 蔚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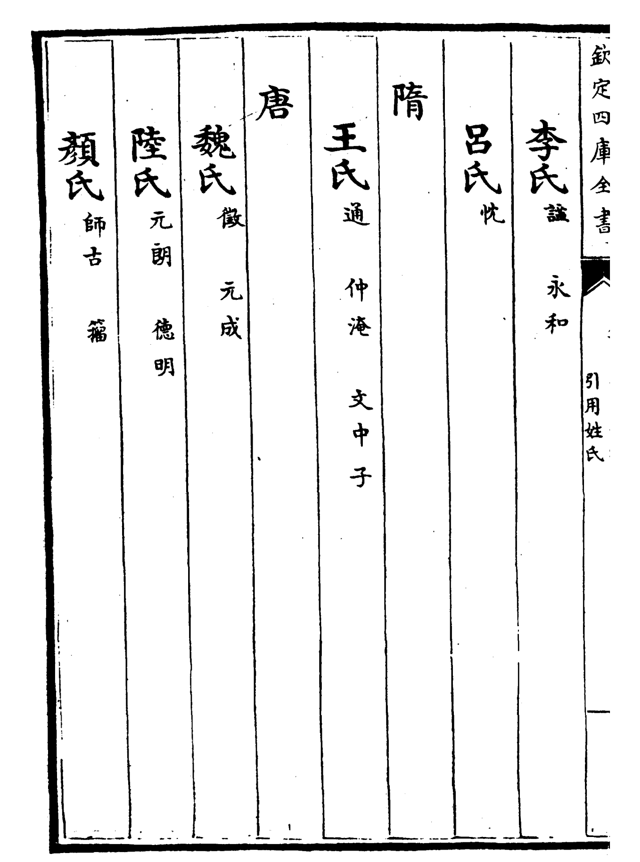
梁

沈氏 峻

崔氏 靈恩

北魏

酈氏 道元 善長



李氏 諡 永和

呂氏 忱

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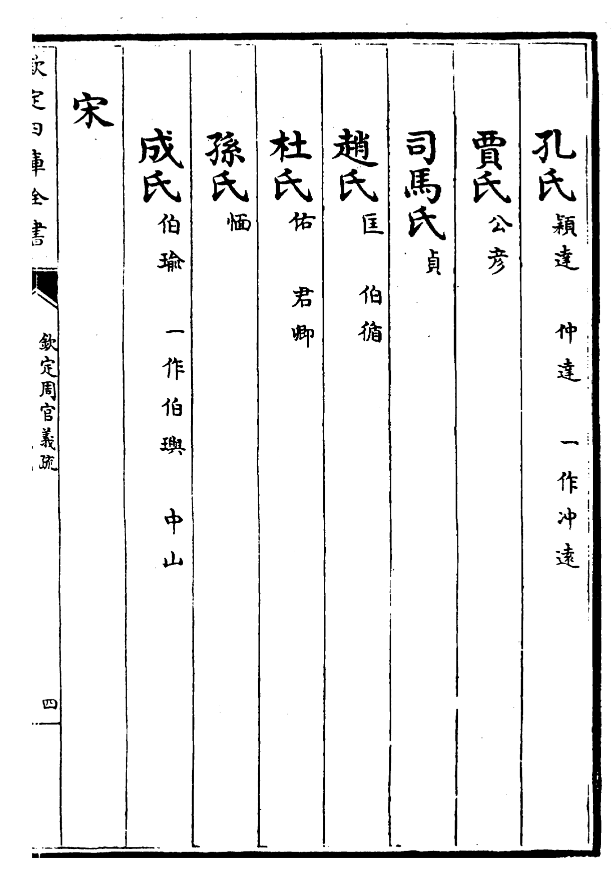
王氏 通 仲淹 文中子

唐

魏氏 徵 元成

陸氏 元朗 德明

顏氏 師古 籀



孔氏穎達　仲達　一作冲遠

賈氏公彦

司馬氏貞

趙氏匡　伯循

杜氏佑　君卿

孫氏愐

成氏伯璵　一作伯璵　中山

宋

邢氏 昺 叔明

聶氏 崇義 洛陽

陳氏 襄 述古 古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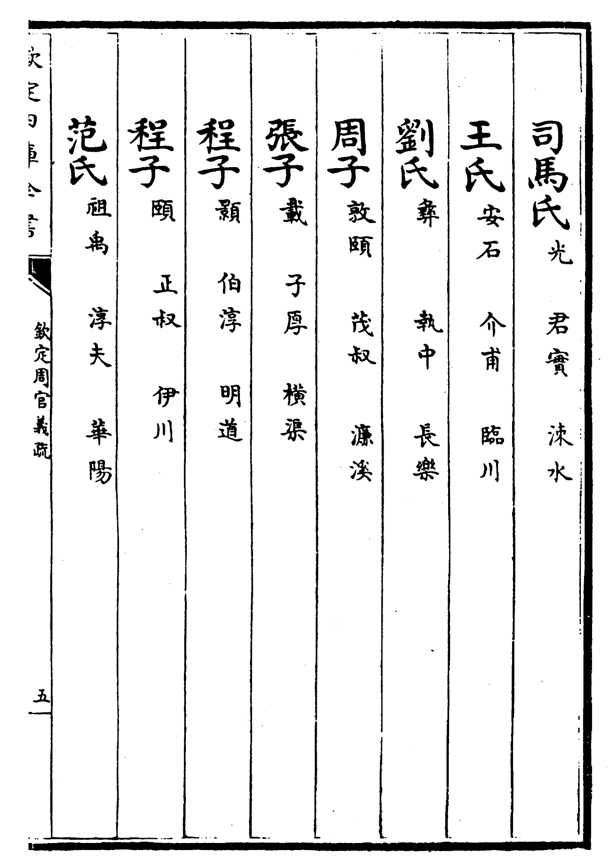
胡氏 瑗 翼之 安定

石氏 介 守道 徂徠

歐陽氏 修 永叔 廬陵

劉氏 敞 原父 公是

范氏 鎮 景仁



司馬氏光　君實　涑水

王氏安石　介甫　臨川

劉氏彝　執中　長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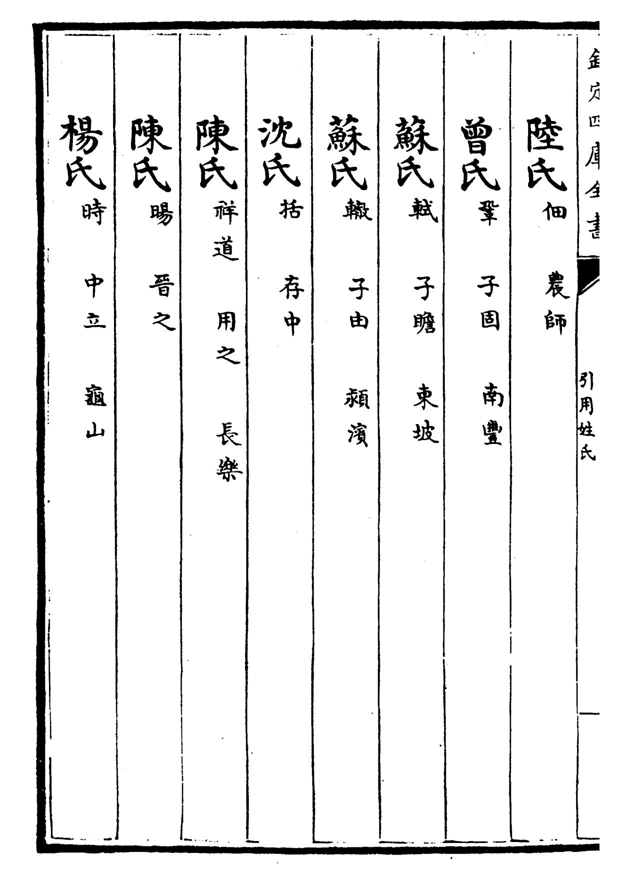
周子敦頤　茂叔　濂溪

張子載　子厚　橫渠

程子顥　伯淳　明道

程子頤　正叔　伊川

范氏祖禹　淳夫　華陽



陸氏 佃 農師

曾氏 鞏 子固 南豐

蘇氏 軾 子瞻 東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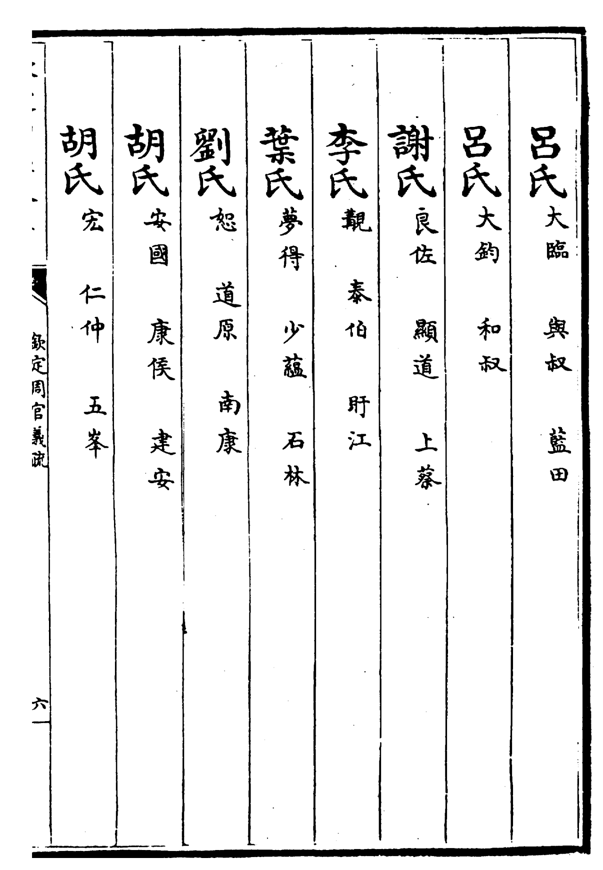
蘇氏 轍 子由 潁濱

沈氏 括 存中

陳氏 祥道 用之 長樂

陳氏 暘 晉之

楊氏 時 中立 龜山



呂氏大臨 與叔 藍田

呂氏大鈞 和叔

謝氏良佐 顯道 上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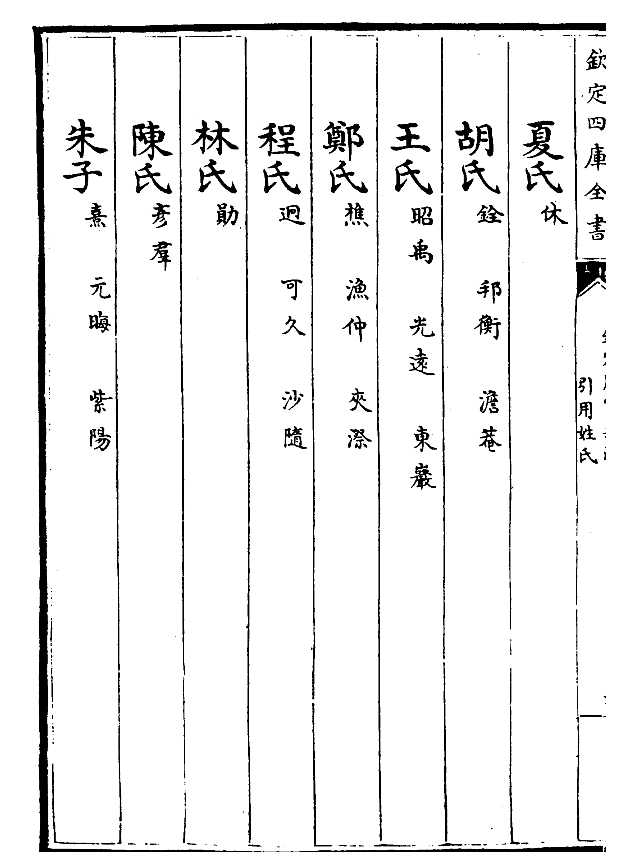
李氏覯 泰伯 盱江

葉氏夢得 少蘊 石林

劉氏恕 道原 南康

胡氏安國 康侯 建安

胡氏宏 仁仲 五峯



夏氏 休

胡氏 銓 邦衡 澹菴

王氏 昭禹 光遠 東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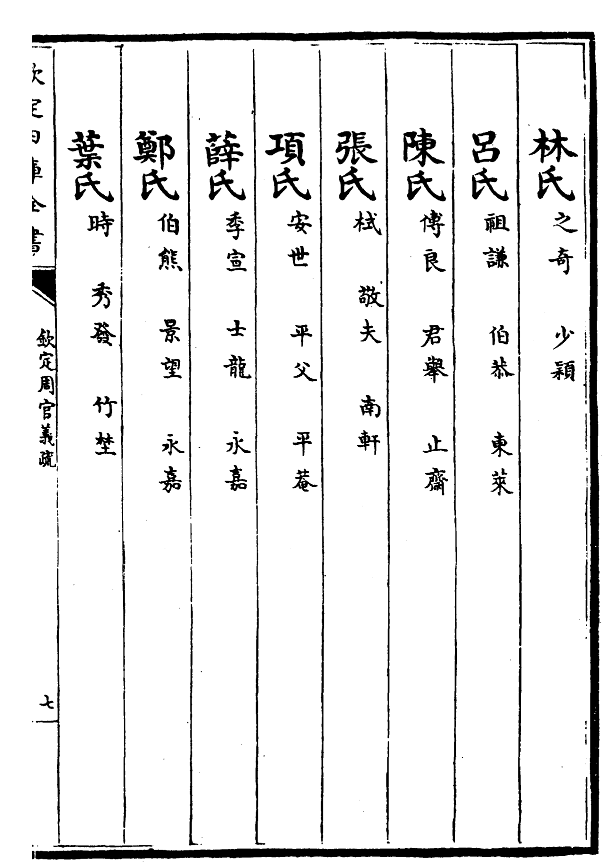
鄭氏 樵 漁仲 夾漈

程氏 迥 可久 沙隨

林氏 勛

陳氏 彥羣

朱子 熹 元晦 紫陽



林氏 之奇 少穎

呂氏 祖謙 伯恭 東萊

陳氏 傅良 君舉 止齋

張氏 栻 敬夫 南軒

項氏 安世 平父 平菴

薛氏 季宣 士龍 永嘉

鄭氏 伯熊 景望 永嘉

葉氏 時 秀發 竹埜

俞氏 庭椿 壽翁 臨川

王氏 炎 晦叔 雙溪

蔡氏 元定 季通 西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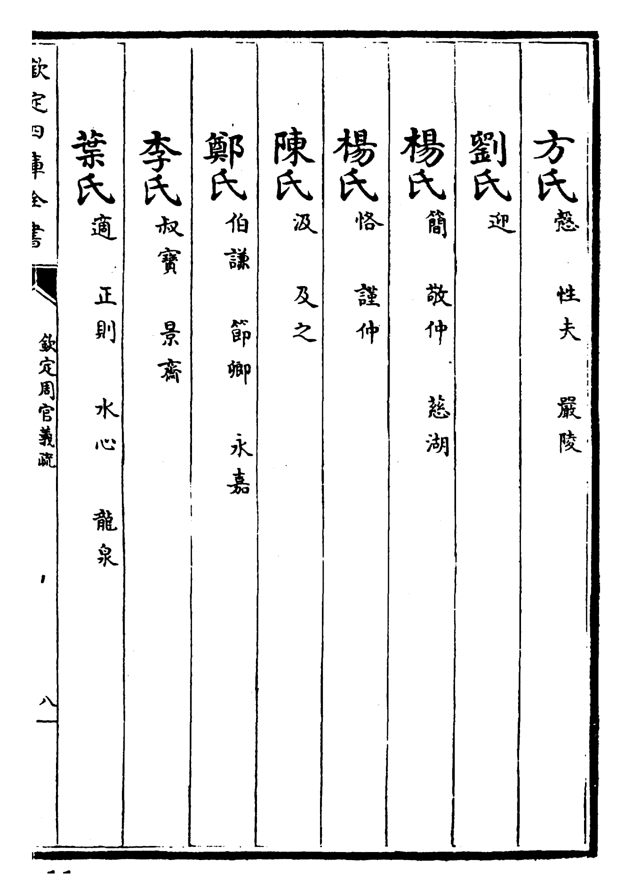
蔡氏 沈 仲默 九峯

黄氏 榦 直卿 勉齋

陳氏 淳 安卿 北溪

鄭氏 鍔 剛中 三山

史氏 浩 直翁 四明



方氏慤　性夫　嚴陵

劉氏迎

楊氏簡　敬仲　慈湖

楊氏恪　謹仲

陳氏汲　及之

鄭氏伯謙　節卿　永嘉

李氏叔寶　景齋

葉氏適　正則　水心　龍泉

易氏 祓 彥祥 山齋 長沙

薛氏 衡 平仲

曹氏 叔遠 器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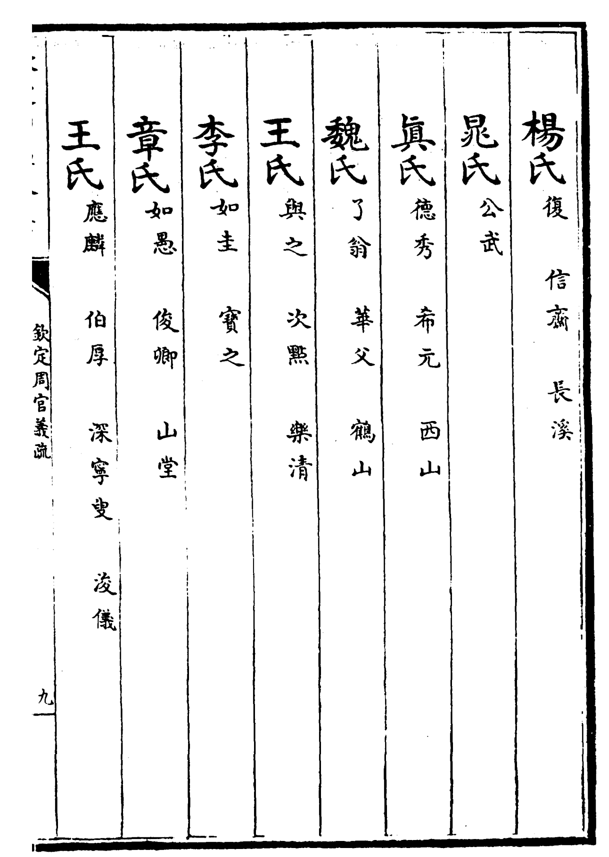
林氏 椅 奇卿

陳氏 汪 蘊之

趙氏 溥 蘭江

李氏 嘉會 子華

孫氏 之宏 偉夫



楊氏復 信齋 長溪

晁氏公武

眞氏德秀 希元 西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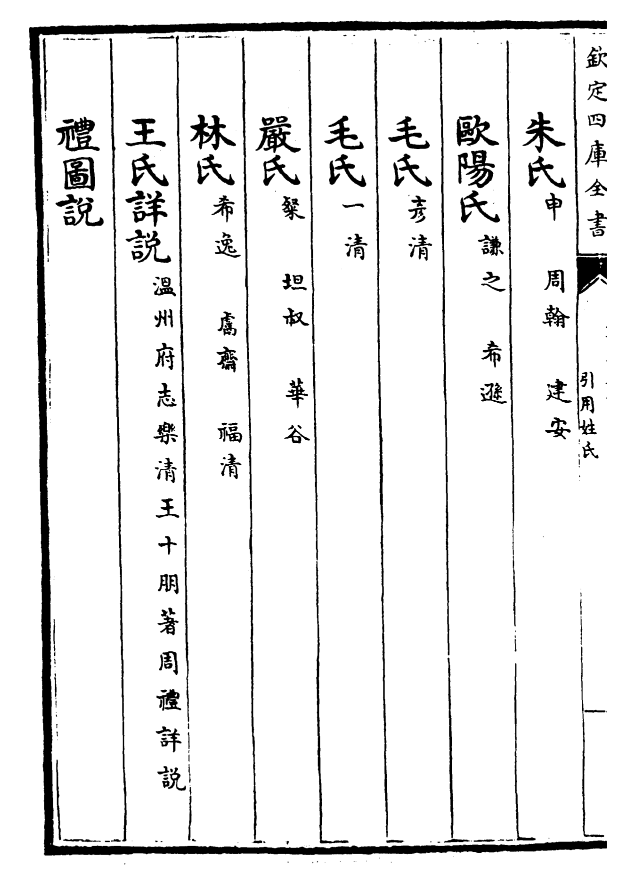
魏氏了翁 華父 鶴山

王氏與之 次點 樂清

李氏如圭 寶之

章氏如愚 俊卿 山堂

王氏應麟 伯厚 深寧叟 浚儀



朱氏申 周翰 建安

歐陽氏謙之 希遜

毛氏彥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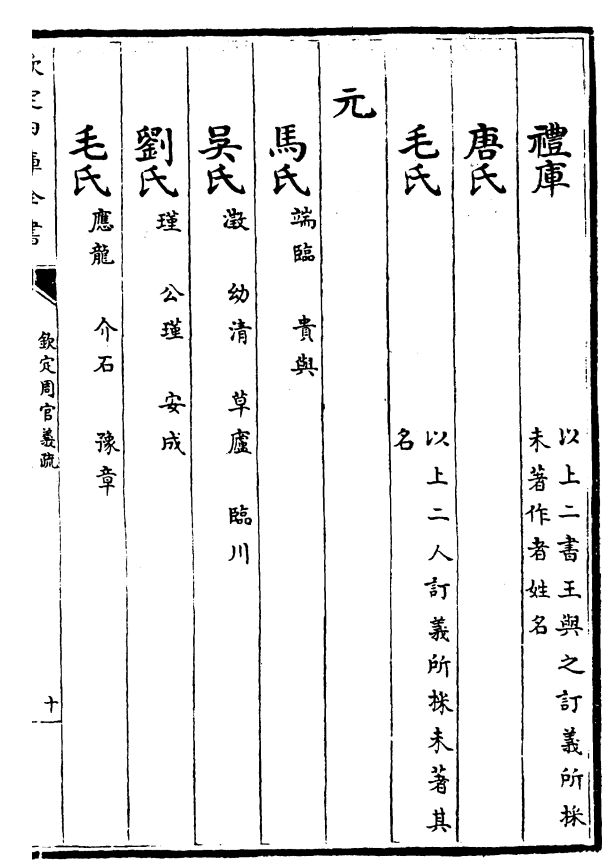
毛氏一清

嚴氏粲 坦叔 華谷

林氏希逸 鬳齋 福清

王氏詳說 溫州府志樂清王十朋著周禮詳說

禮圖說



禮庫 以上二書王與之訂義所採未著作者姓名

唐氏

毛氏 以上二人訂義所採未著其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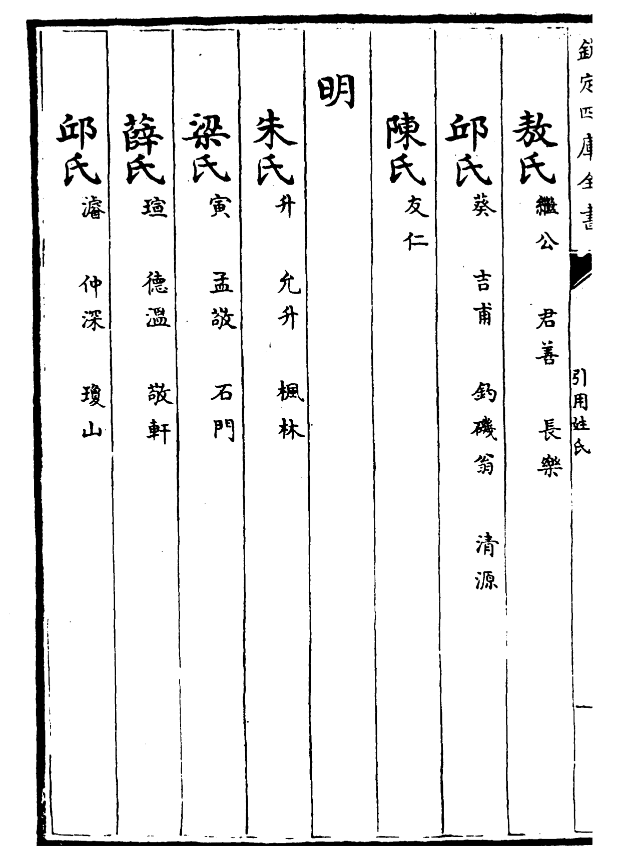
元

馬氏 端臨 貴與

吳氏 澂 幼清 草廬 臨川

劉氏 瑾 公瑾 安成

毛氏 應龍 介石 豫章



敖氏 繼公 君善 長樂

邱氏 葵 吉甫 釣磯翁 清源

陳氏 友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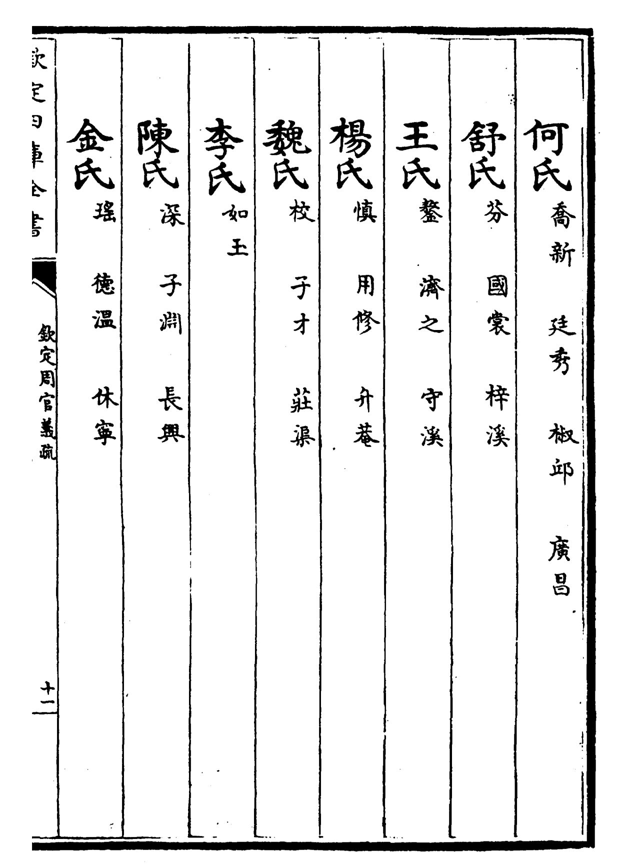
明

朱氏 升 允升 楓林

梁氏 寅 孟敬 石門

薛氏 瑄 德溫 敬軒

邱氏 濬 仲深 瓊山



何氏 喬新 廷秀 椒邱 廣昌

舒氏 芬 國裳 梓溪

王氏 鏊 濟之 守溪

楊氏 慎 用修 升菴

魏氏 校 子才 莊渠

李氏 如玉

陳氏 深 子淵 長興

金氏 瑶 德温 休寧

郎氏 兆玉 完白 仁和

歸氏 有光 熙甫 震川

王氏 樵 明逸 方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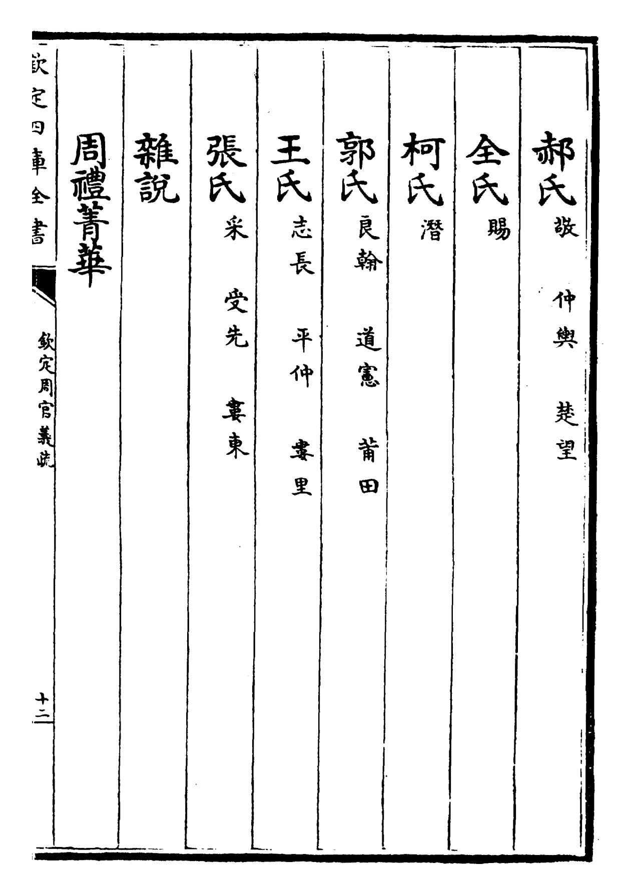
柯氏 尚遷 喬可 陽石山人

王氏 應電 昭明 明齋

唐氏 樞

孫氏 攀 士龍 宣城

鄧氏 元錫 汝極 潛谷



郝氏敬 仲輿 楚望

全氏賜

柯氏潛

郭氏良翰 道憲 莆田

王氏志長 平仲 婁里

張氏采 受先 婁東

雜說

周禮菁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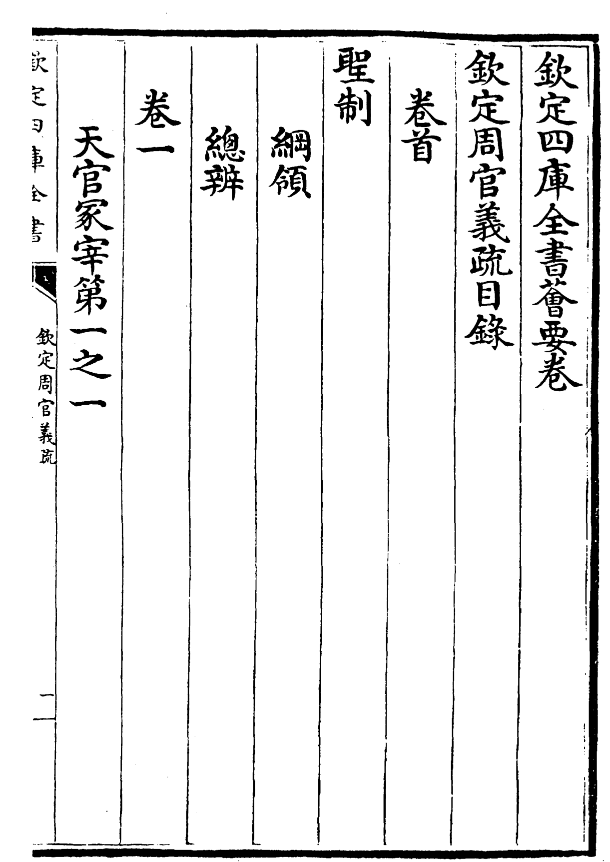
引用姓氏

以上三書王志長删翼所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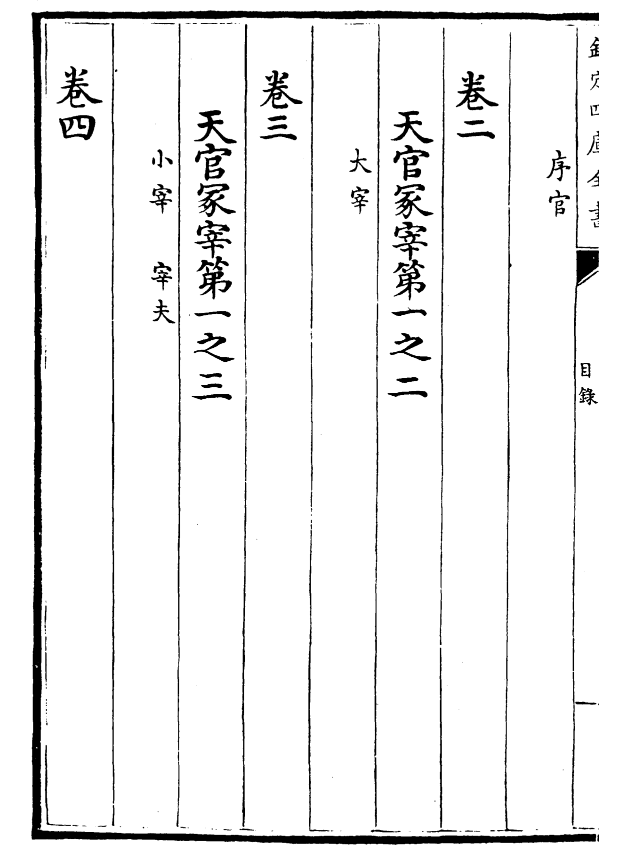
未著作者姓名又删翼中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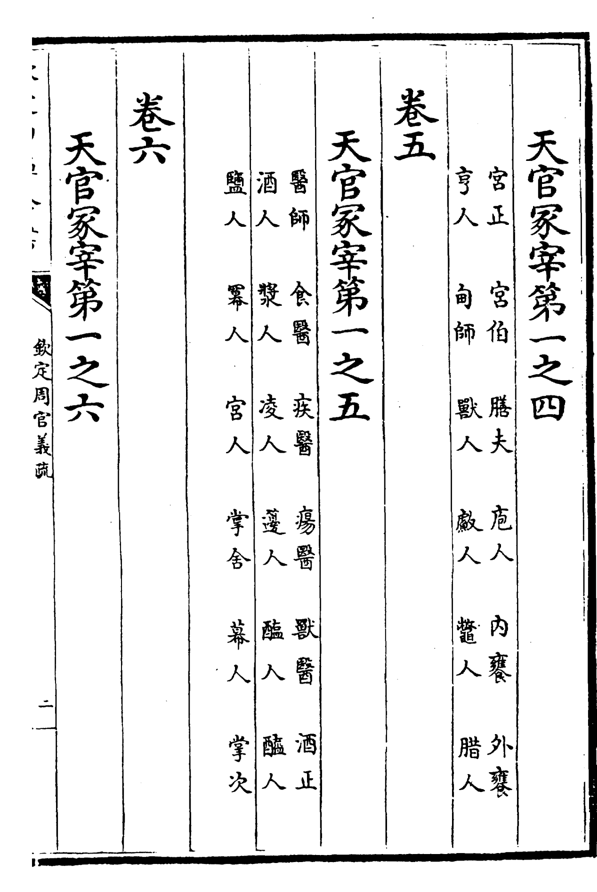
有有氏無名者

官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

欽定周官義疏目錄





天官冢宰第一之四

宮正　宮伯　膳夫　庖人　内饔　外饔

亨人　甸師　獸人　觑人　鼈人　腊人

卷五

天官冢宰第一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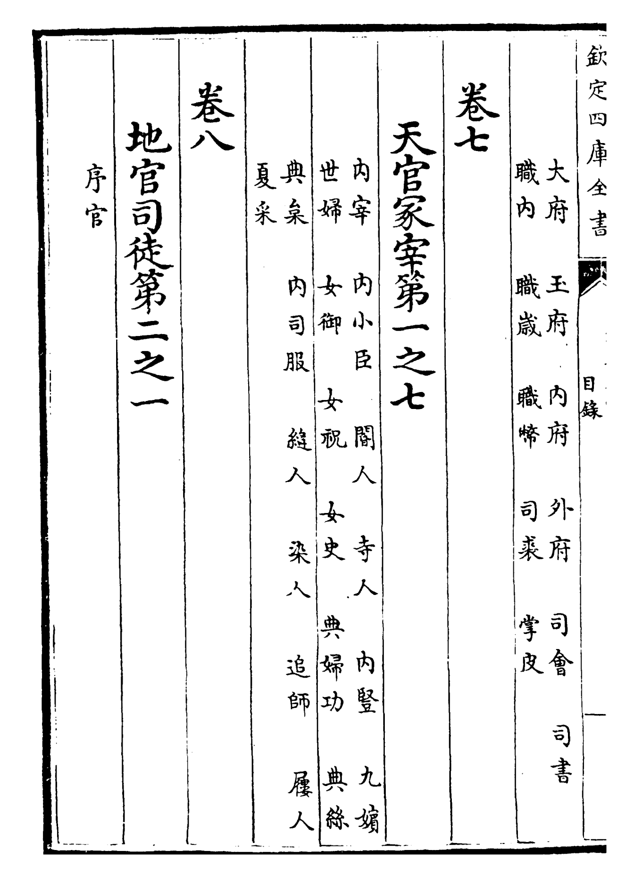
醫師　食醫　疾醫　瘍醫　獸醫　酒正

酒人　漿人　凌人　籩人　醢人　醯人

鹽人　冪人　宮人　掌舍　幕人　掌次

卷六

天官冢宰第一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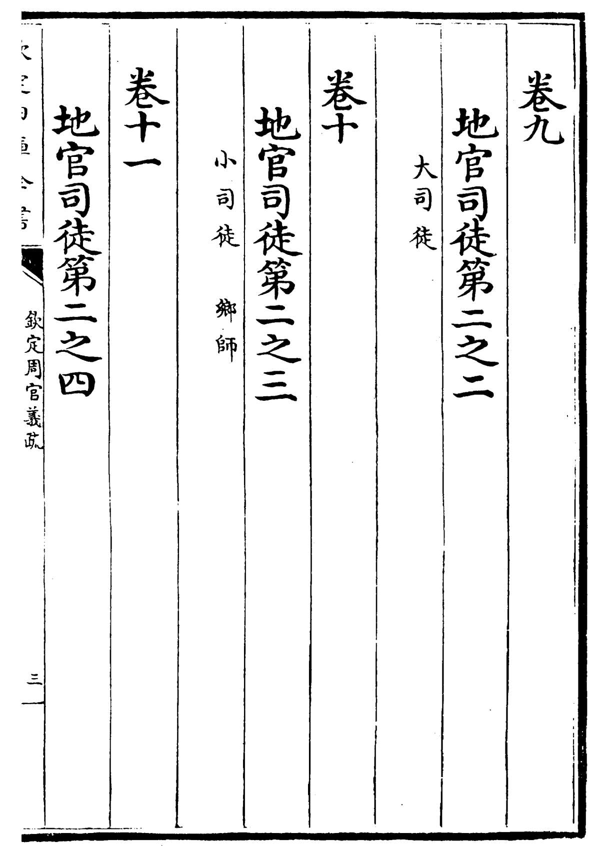


卷七

天官冢宰第一之七

卷八

地官司徒第二之一



卷九

地官司徒第二之二

大司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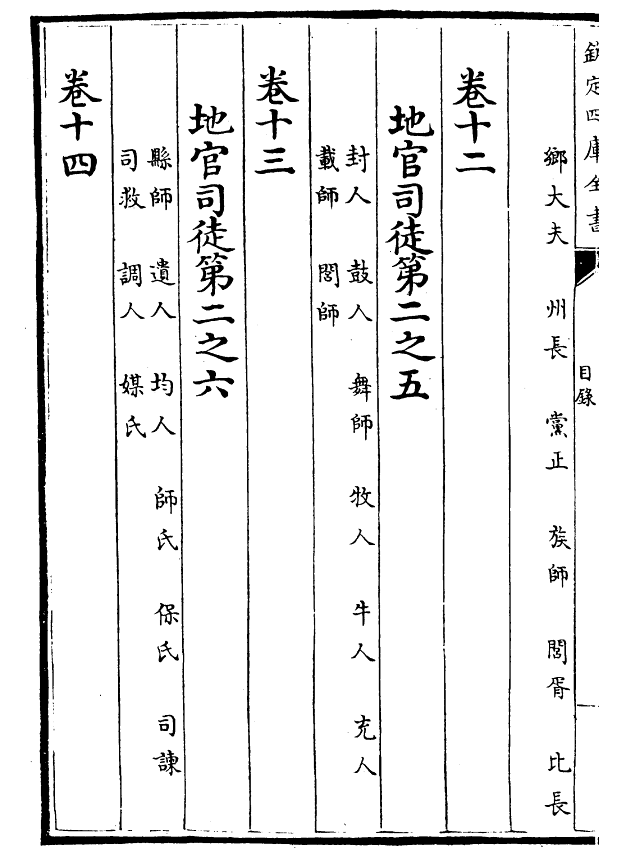
卷十

地官司徒第二之三

小司徒　鄉師

卷十一

地官司徒第二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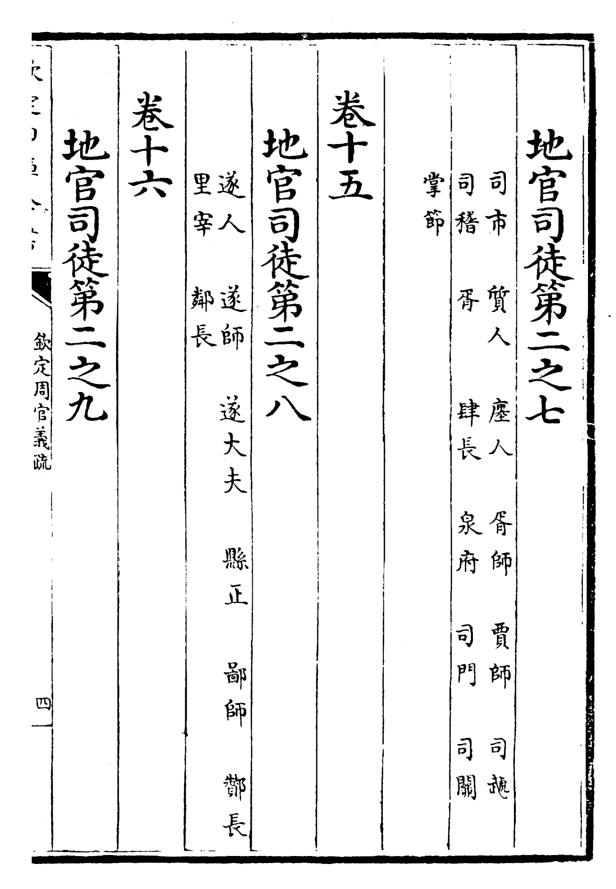
卷十二

地官司徒第二之五

卷十三

地官司徒第二之六

卷十四



地官司徒第二之七

司市　質人　廛人　胥師　賈師　司虣
司稽　胥　肆長　泉府　司門　司關
掌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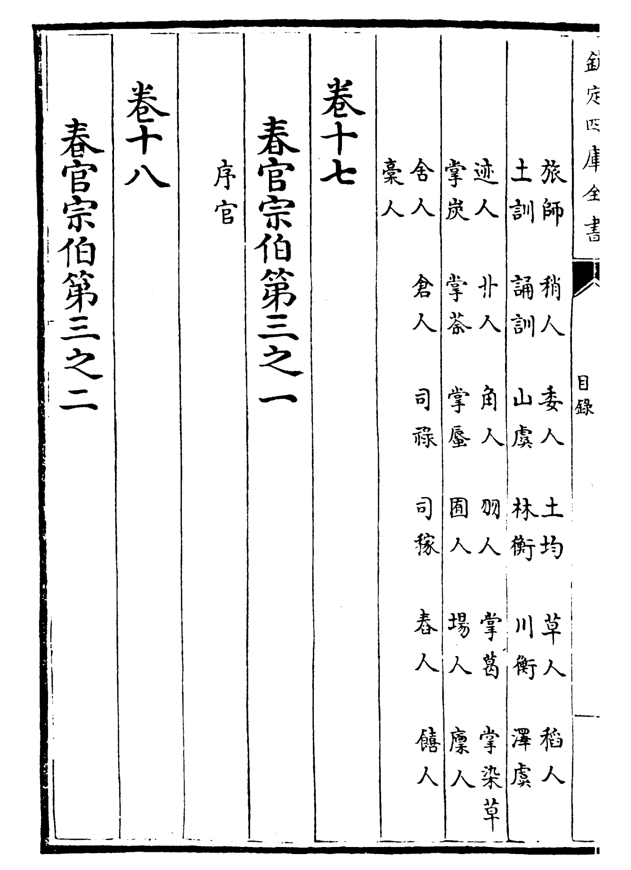
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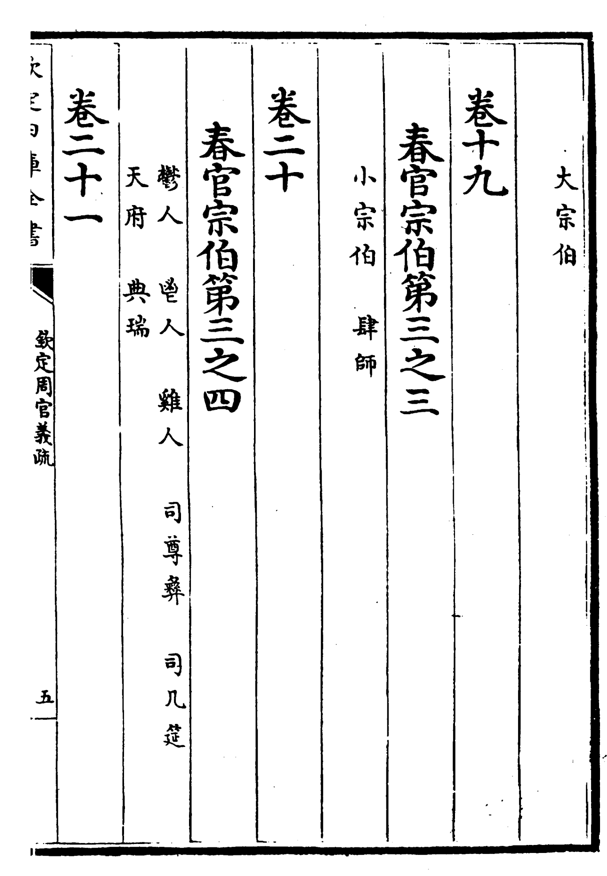
地官司徒第二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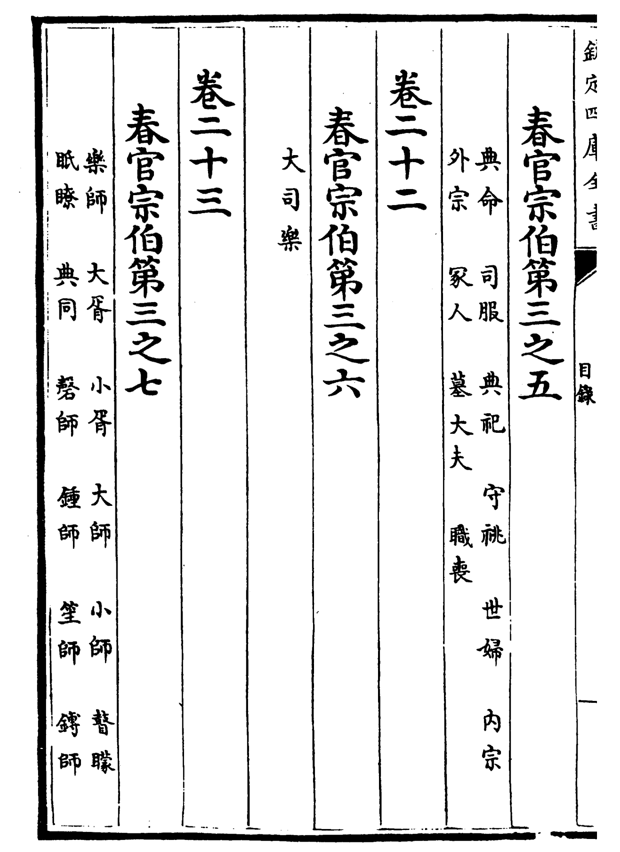
遂人　遂師　遂大夫　縣正　鄙師　酇長
里宰　鄰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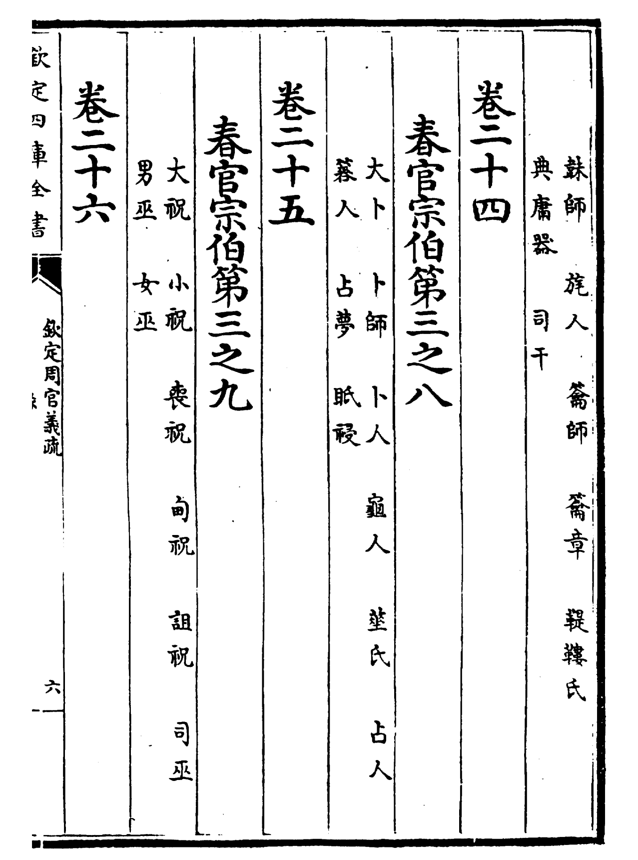
卷十六

地官司徒第二之九









韎師　旄人　籥師　籥章　鞮鞻氏
典庸器　司干

卷二十四

春官宗伯第三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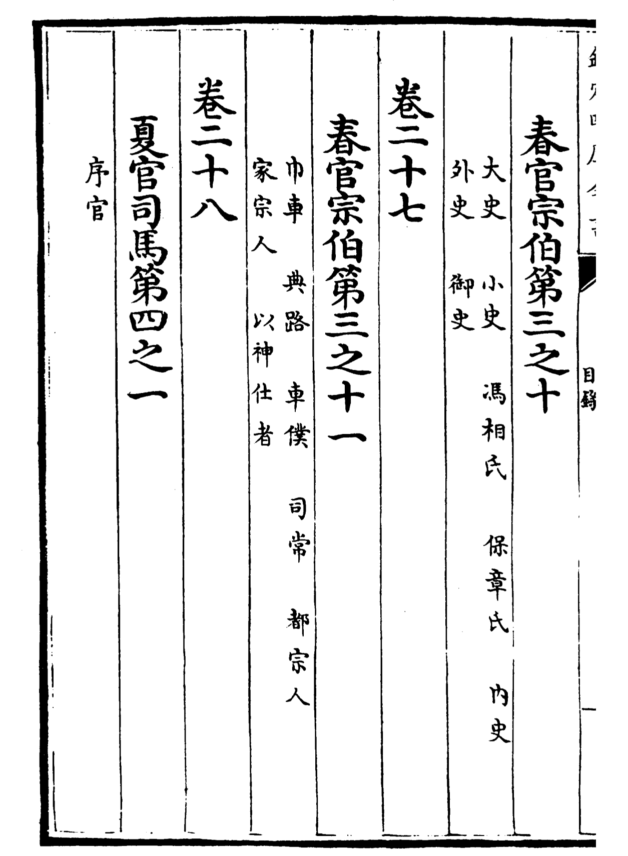
大卜　卜師　卜人　龜人　菙氏　占人
簭人　占夢　眡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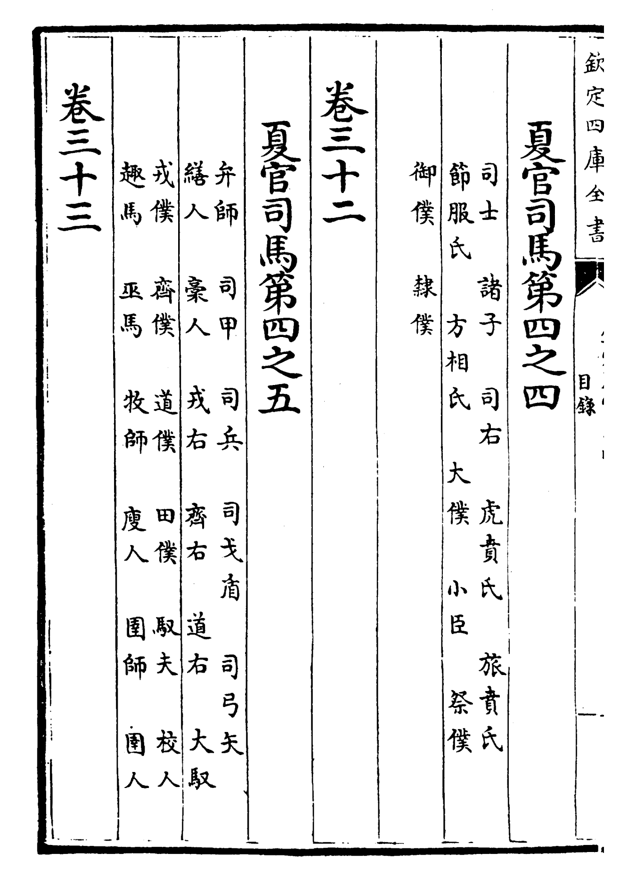
卷二十五

春官宗伯第三之九

大祝　小祝　喪祝　甸祝　詛祝　司巫
男巫　女巫

卷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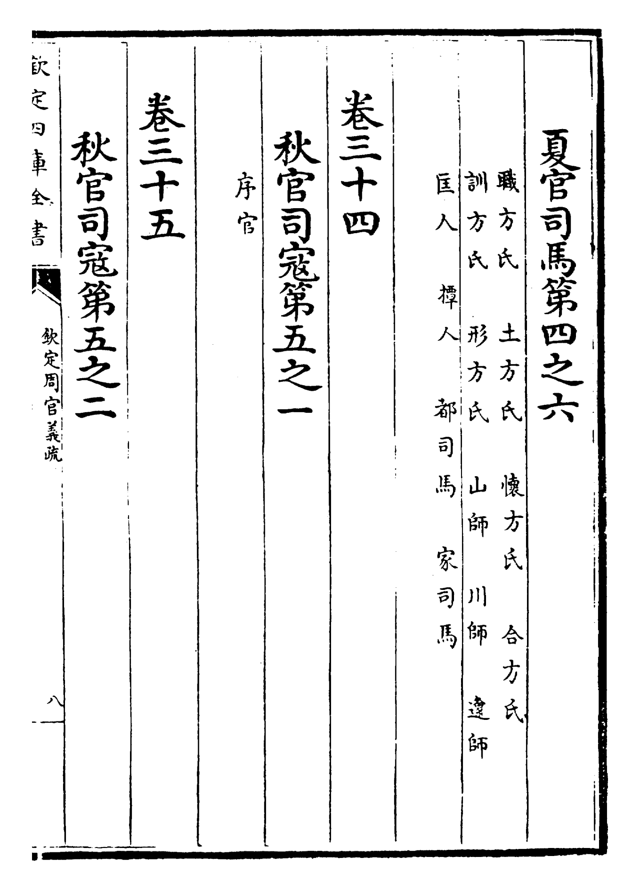


夏官司馬第四之四

卷三十二

夏官司馬第四之五

卷三十三


夏官司馬第四之六

職方氏　土方氏　懷方氏　合方氏
訓方氏　形方氏　山師　川師　邍師
匡人　撢人　都司馬　家司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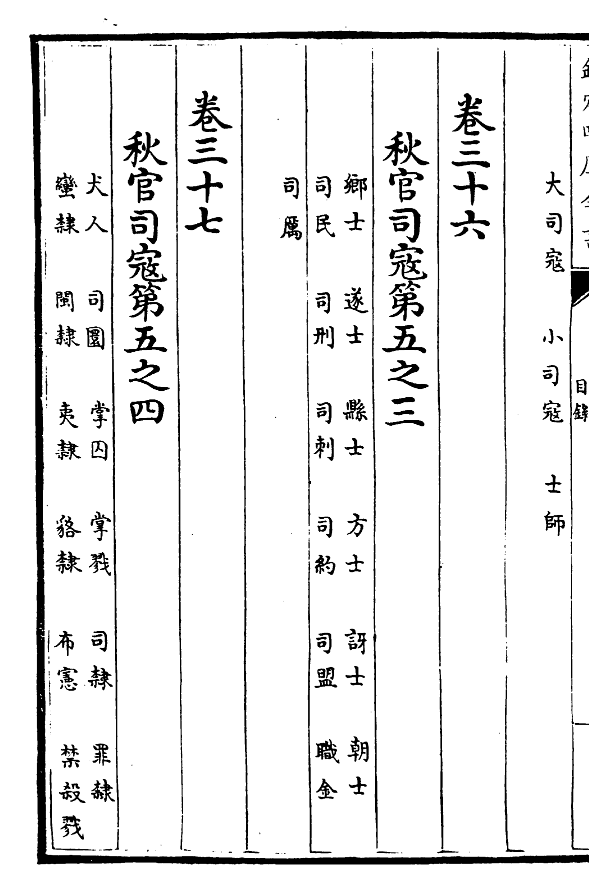
卷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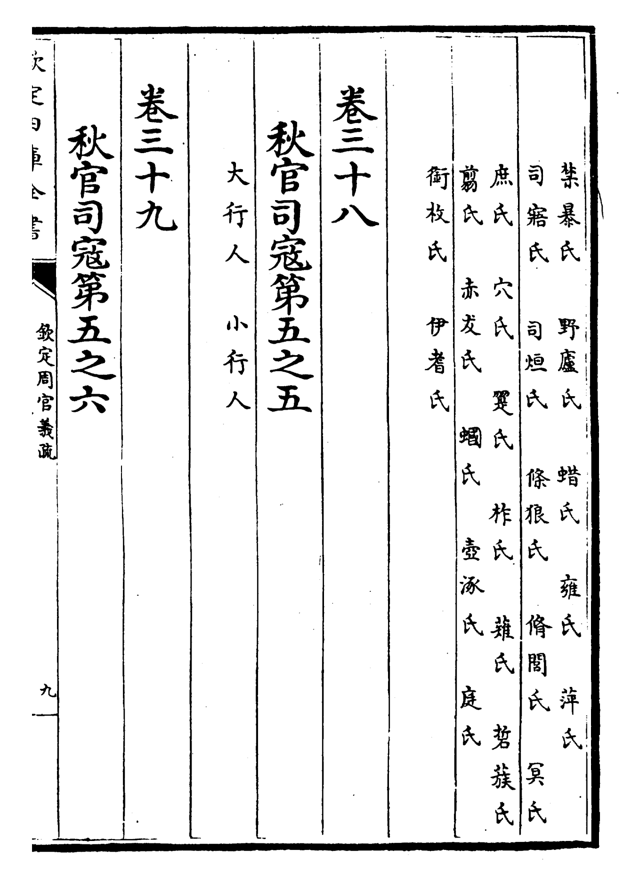
秋官司寇第五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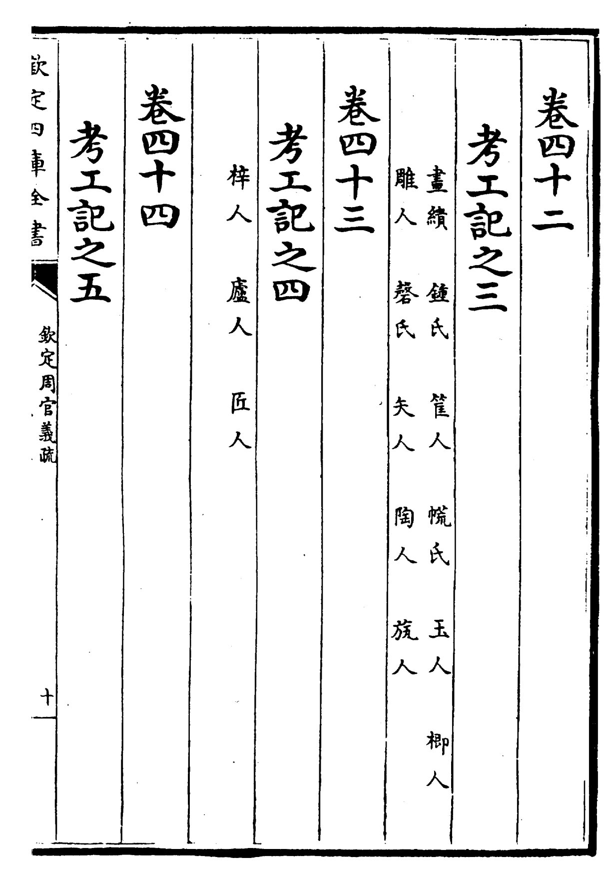
序官

卷三十五

秋官司寇第五之二







卷四十二

考工記之三

畫繢　鍾氏　筐人　㡆氏　玉人　楖人

雕人　磬氏　矢人　陶人　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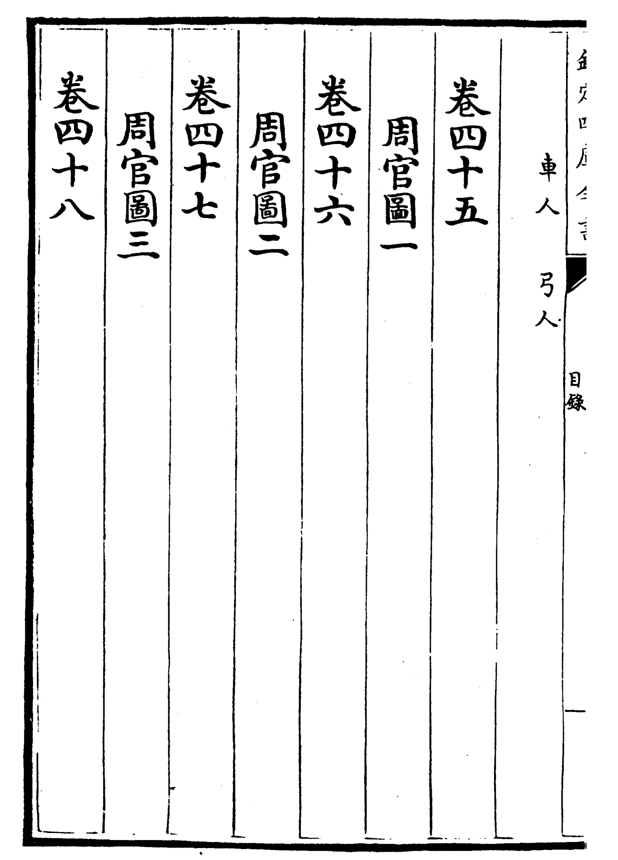
卷四十三

考工記之四

梓人　廬人　匠人

卷四十四

考工記之五



周官圖四

臣等謹案周官義疏四十八卷乾隆十三年

欽定周官於漢時最爲晚出又經劉歆王安石輩用之而悮致漢儒若何休宋儒若蘇轍胡宏皆有異議然三代以上大經大法非是書莫由考見康成之注公彦之疏迭有闡發宋時說者益衆而王昭禹之詳解王與之之訂義尤爲詳博明儒若王應電之集傳王志長之

刪翼亦足羽翼前儒我
皇上特命儒臣蒐討自漢以來諸家之説詳加甄
録而
案語推闡精微凡漢儒所假托者悉爲抉摘使
不爲全經之蠹葢程朱所疑而未決者至
今日乃昭然若揭云乾隆四十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六十三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首

聖制

大宰統百官其專司也而以九職任萬民則司徒之事而仍爲大宰所統也大宰之均四海於凡九職之事九職之民莫不使之安其閭里足其衣食無游手以失職者無饑寒以失業者無背禮而棄義者無奇巧以惑衆者夫如是則敷天之下罔不率俾五穀以時庶物遂生

所謂因民之利而利之而民之蒙利已無窮矣或謂周禮爲理財之書雖大宰亦掌其事不知先王言利利在民後世言利利在官安可以後世附會之説謗先王之良法美政哉

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寳器藏焉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先儒以爲重民穀之事與玉鎮大寳同而余則以爲有過之無不及也何則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民食足而後教化興教化興

而後國治安國治安而後祖宗之器得以常守而弗墜是民穀之數重於守器也且欲周知民情莫若周知民數欲周知民數又莫若周知穀數蓋能周知穀數則歲之豐歉可稽民之生齒可考由是均其土壤定其邑里秩其多寡平其政令舉天下之大而燭照數計兼并者無所容其巧也先王於其登獻之時必拜受而藏於天府不以是哉

周禮寓兵於農時無養兵之費然以戰陣之事教耕鑿

之民日教之則勞月教之則踈而當時不見其害者以處之得其當也大司馬掌四時之田仲冬大閲前期羣吏戒衆修戰灋則春蒐夏苗秋獮視此矣數月之中而以數日修戰灋則民不勞前期試之則民有餘暇必朝夕自試於坐作進退刺擊之法可知

周禮遂人治野以下劑致甿蓋甿或自六鄉徙而出或自侯國徙而來無田之可耕而輕去其鄉必皆逐利以居者也是必有以還定安集之使有恒產而後有恒心

且六遂在鄉之外其去王都也遠其爲土地也博故其致甿雖受田有上中下之殊而及其會之惟以下劑爲率而可任也者家僅二人則所以優之者至厚此天下之民皆悦而願爲之甿也然田有上中下之差而任之一凖以下劑人又孰肯受其田之下者是徒以利起民之爭而政亦不平故其後又繼之以辨野之土田均百畮而萊則有五十畮百畮二百畮以上中下爲差焉夫遂人安甿以田里擾甿以樂昏教甿以稼穡利甿以興

勑勸甿以時器任甿以彊予而終之以土均平政致之之後所以安定教導之者又如此其備於是無恒心之甿悉化而爲有恒心之民也豈僅一招致之術哉

小行人之職命之以五物巡行諸國而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俾周知天下之故至五物之終有曰以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非誇政治之美而張大其辭也蓋以民莫不欲康樂其室家和親其宗族安平其鄉里而好爲背禮棄義以干犯法紀者凶荒之苦政治之乖有以驅之

而遂以法繩之此小民無知而干憲典者所當哀矜而拯救之也周公以爲利害之興除已當政教之養恬靡遺人事無悖逆之失天道無凶荒之厲然後可妝康樂和親安平之效而大同之風以成其尚有未周則必精察其故或競絿張弛之有悖以致天譴而釀民患兢兢靡寧乾乾惕若俯仰跼蹐而不敢少康蓋導王敬天勤民之本均在於此矣

周禮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則歈豳雅擊土鼓以樂田

畯按豳雅之什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所謂輔相天地之宜也茀厥豐草種之黄茂即其事也必人事盡於下然後有以輔成帝命率育之心而黍稷實穎實栗故能爲酒醴以祭先祖而洽百禮其詩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樂嘉報之無已也而籥章歛此以樂田畯即所以樂田祖也田畯者古之勞農勸相司嗇教稼嘗有功於農事爲田祖所佑者也祈年於田祖而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蓋云田畯是享庶乎有以佐神農氏之治而

興我稼穡云耳且歛豳以祭舉國之民皆與焉於是乎得聞先王重本勤民康功田功之事先民勤勞稼穡以祇率懿訓之休而東作西成競相勸勉惟土物愛罔敢怠弛盡人事之勤穫天時之報此又周公制禮之本意所以爲萬世勸農之法也歟

周禮禁原蠶論者謂蠶馬同以天駟房星爲祖物莫能兩大再蠶則蠶盛而馬耗禁之所以蕃馬也蠶既與馬同氣恐蠶盛傷馬獨不恐馬盛傷蠶乎意者校人祭天

駟而馬質掌馬政使竝掌蠶禁所以禁原蠶者恐其氣竭則來年之蠶不能蕃滋所以節盈虛消長以爲阜物育材之本耳究而言之蠶之爲用在民而上供絲枲則仍入乎官馬之爲用在官而成羣阡陌則仍利乎民聖人之政亦惟斟酌損益與時偕行期於政修物阜而已又何容心於蠶馬之分哉

周禮夏官司勲掌有功者於其生也銘書於王之大常君牙所謂厥有成績紀于大常是也於其没也祭於大

烝盤庚所謂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然考司勲之職國功民功皆在所等而官獨列於司馬者尤見先王敬軍事慎戰功之意易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師之終賞之慎也以爲非是不足以爲勸也

周禮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之官其所職掌不具載此如冬官之文缺耳或以爲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是在臨時應變非可勒爲成書依而行之者故秘而不

宣非也周官所載政事之顯然者耳臨陣之幾非書所能載亦非體所宜載雖諸職具存亦不宜有此也若有此則宜見於主軍之大司馬不宜散列羣職以是知其爲缺也聖人之政豈有隱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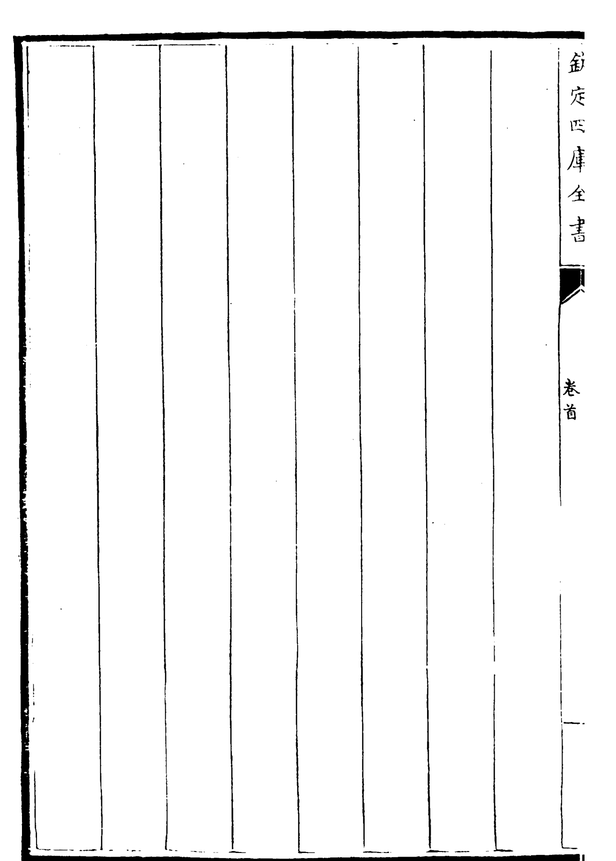
周禮膳夫酒正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後世有必不可行之勢而行之且必有害者蓋大宰以九式佐王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所以量入爲出定爲法式使無奇服異味酣飲之失則不會而猶會也第不令膳夫酒正

以羣有司而準法以沮王及后世子耳唐太宗興國之君過信經義詔今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馴致承乾驕奢過度不終其德後雖悔之不可及也是猶公羊復讐之說誤用於漢武之世而征伐之禍興王安石據國服取於民之說神宗信之而青苗之弊劇皆不善法古之前鑒也

周禮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吕以祀天神奏大蔟歌應鍾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吕以祀四望奏蕤賓歌林鍾以

祭山川奏夷則歌中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禮從其宜周禮固不可強同於今但六樂相配亦非無其義因思黄鍾子也大呂丑也子與丑合故奏黄鍾則歌大呂大蔟寅也應鍾亥也寅與亥合故奏大蔟則歌應鍾推而至於無射夾鍾莫不皆然蓋月之斗建與日之躔度相配合之位也賈公彦疏云奏據出聲而言歌據合曲而言其實歌奏通也此語則似有訛夫清濁同均者尚不可合用豈有清濁不同均而可合用之

理盖既云奏則但奏其樂而不歌既云歌則始作樂以合人聲耳奏與歌自必各爲一事惟奏以黄鍾爲宫者歌時則以大吕爲宫之樂配之奏以大蔟爲宫者歌時則以應鍾爲宫之樂配之如此則無所謂礙難施行者矣



綱領上

尚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玆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朱子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役只是一項事　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　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　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焉

張氏栻曰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政刑雖起於上世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代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孟子發明之至矣以上經傳大儒之語義貫全經者

李氏覯曰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臨孝存謂末世之書作十難七論以排之何休以爲六國陰謀竊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非古聰明睿知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

朱子曰周禮胡氏父子以爲是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周禮是周公遺典也　周禮是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　周禮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　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周禮畢竟出於一手　惟周禮是周道盛時聖賢制作之書若國語等類皆衰周末流文字其間有雜入一時僭竊之禮

孫氏之宏曰周禮晚出孔孟既無明言不幸劉歆用之

而大壞王安石用之而益壞儒生學士遂以爲無用於後世然究觀其書以道制欲以義防利以德勝威以禮措刑藹然唐虞三代之意非春秋戰國以後所能髣髴也學者欲知先王經制之備舍此書將焉取之以上論周官爲周公所作

程子曰周禮不全是周公之書法亦有漢儒撰入者

張子曰周禮是的當之書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然不可以此病周禮

金氏瑤曰此書周公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其有關於治道甚大漢人亂以僞句遂使程朱二大儒不欲注而國家因以不列於學官僞亂之賊經甚矣以上論周官亦有後人竄入者

漢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周官傳四篇孔氏穎達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馬融爲周官注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軍禮司馬法百五十篇　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

人實公獻其書乃得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

河間獻王傳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所得書皆古先

秦舊書周官尚書之屬

後漢書儒林董鈞傳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

官傳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注　鄭興傳興字少贛

河南開封人建武六年徵爲大中大夫興好古學尤

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莫不斟酌

焉　賈逵傳逵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

周官章帝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詔令作周官解詁　盧植傳靈帝熹平四年植疏曰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勵後來　鄭康成傳康成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所著有答臨孝存周禮難

荀氏悅曰劉歆以周官十六篇為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為經置博士

隋書經籍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合成六篇奏之案隋書以考工記獻王所補賈公彦謂劉歆足成之二説不同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劉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注今周官六篇鄭注立於國學

晉書干寶傳寶字令升新蔡人少勤學博覽書記爲著作郎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行於世

晉書韋逞母宋氏幼喪母其父授以周官音義曰此周公所制經記典誥百官品物皆備於此吾無男汝可受之勿令絶世石季龍時宋氏與夫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徙冀州晝樵采夜則教逞逞遂學成仕苻堅爲太常博士盧壼請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受業周官學復行於世

北魏劉芳傳芳音義明辨撰鄭康成所注周官音干寶所注周官音各一卷周官義證五卷

齊書太祖建元元年襄陽盜發古冢相傳是楚王冢獲玉屐玉屏風及竹簡書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者撫軍王僧虔見之云是科斗考工記也

賈氏公彦曰周官漢孝武之時始出祕而不傳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絶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

焉至成帝時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録畧冬官一篇既亡以考工記足之衆儒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於斯遭天下兵革竝起弟子死喪惟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爲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行然衆所解說近得其實按藝文志云成帝時使謁者陳農求遺書

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輙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奏其七畧歆之錄在哀帝時馬融乃云成帝命劉向子歆攷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畧者蓋成帝之時劉向父子並被帝命故融所傳誤也鄭康成序云世祖以來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衞次仲侍中賈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二三君子

可謂雅達廣攬者也又謂二鄭同宗大儒猶識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於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　鄭注周禮時有數本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攷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

鄭氏樵曰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唐曰周禮推本而言則稱周官者是以上論周官與廢傳授源流今文古文并古今書名不同

綱領下

王氏通曰吾視千載而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者有所持循矣則周禮其敵於天命乎

唐太宗問三代損益何者爲當徵對曰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周公所裁遺規餘義可舉而行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太宗大悅翼日又召徵入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

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張子曰學得周禮他日有爲却做得些實事以某且求必復田制只得一邑用法若許試其所學則周禮中之田制皆可舉行使民相趨如骨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謀人如已謀衆如家則民自信

程子曰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存其畧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後世官秩殽亂職業廢弛

太平之功所以未至也

范氏祖禹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盡備於此如綱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分茍舍周禮未見其可

王氏安石曰道之在政事貴賤有位後先有序多寡有數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德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於周官之書

呂氏大臨曰周禮直欲無一物不得其所其書無一言而非仁

朱子曰古人立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是事他便立此一官但只是要不失正耳且如女巫之職掌宫中巫祝之事凡宫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則便無後世巫蠱之事矣　五峯以周禮爲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宫閫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宫闈交結近習以爲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

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

陳氏汲曰周禮雖以設官三百六十爲額然職事員數不止於此以天官考之凡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除鄉遂山虞林衡司關司門其數不可考者尚四百餘人春夏秋三官皆五百餘人則六官凡三千人其間必有兼攝者以三公六卿論之如二卿則公一人六卿各掌其職宜若不可兼而成王顧命同

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

呂氏祖謙曰周禮一書不見三公之職自冡宰以下各領其職所謂作而行之三公朝夕納誨格人主之非心論道經邦便是燮理陰陽處大抵人主一心萬化之原使人主識得本原則上而日月星辰無不順下而山川草木莫不寧便是三公之職至三孤則弘大三公之化燮理寅亮特有淺深顯微之别耳

陳氏傅良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正朝綱均國勢又曰序官之義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如宮正宮伯同主宮中事膳夫庖人外饔同主造食是也一則次敘一官之屬不以尊卑爲先後而以緩急爲次第故宮正等士官在前内宰等大夫官在後

眞氏德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

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以此之學著而為書故能為成周致太平而為萬世開太平也蓋自古禍亂之原畧有數端君心縱於逸樂而羣下不敢言也賢才壅於疏逖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於耳目之近而遠勿察也宮闈近侍凡能導人主以侈欲者壹以冢宰統之三公論道師保詔諫而君可立於無過之地矣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則下無遺賢官無曠事矣居

民有法養民有政斂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癃惸獨無不樂其生者自王畿之近至於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

李氏叔寶曰古人自抱關擊柝而上皆以下士爲之無非鄉舉里選德行道藝之人此成周建官之良法美意

馬氏端臨曰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無足怪者有如閽閣卜祝各設命官衣膳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甚異於周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闊畧爲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安石之青苗均輸是

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爲歆莽之僞書而不可行愚以爲未然葢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中材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安石之執愎不可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葢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祿食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

之於其贓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覗其土壤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爲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如上地家七人之類貨財則盈而斂乏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給或賒或斂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鄉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攷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

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茇舍治兵大閱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勤勤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繁而不見其爲法之弊者蓋以私土子人痛癢常相關脉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爲一體故姦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世守矣自封建變而郡縣爲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委之百官有司

郡守縣令爲守令者率三歲而更雖有龔黄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日積月累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以政令期月之後善政方可紀纔再期而遞代之期已及矣其有疲愞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一切文書不過授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可乎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無自失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

也茍使之無自失其教斯可矣葢封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静猶或庶幾稍涉繁苛則不勝其瀆亂矣昔子產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爲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此俱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輿人謗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後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鄭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以子產之賢智而當一

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知情偽究得失決不至如後世庸臣俗吏之以苟且從事也周制之在當時亦未盡饜也然稍欲更張則未能遽當於人心必俟摩以日月然後謗讟者轉而為謳歌耳况賢不及子產所涖不止一郡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如王安石者乎葢累世之私土子人者與民情常親親則利病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

宣化者與民情常疎疎則情偽不能洞究故法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是知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適變者而後可以語通經學古之說也

朱氏升曰周公六典本以紀官而非以志禮其間所載之禮乃職掌之所及者爾

薛氏瑄曰周禮後世用其制者猶不可易可見爲聖人之書

王氏應電曰周官有必不可復者如后妃夫人與尸賓獻酢天子與羣侯迎送揖讓之類至宮府爲一體后世子動有式法寓兵於農賓賢能於鄉制馭宦寺選用府史胥徒鎮撫諸侯四夷後世舍此無以爲法以上

論周官大體及行周官得失

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程子曰有之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

張子曰周禮唯大宰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

此復怠彼當如捕龍蛇捉虎豹用心力看方可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能包羅統貫規模至大若不得其心欲事事上窮究湊合使如是之大必不能也

朱子曰爲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的學問周禮自是後一截事　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曰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見得聖人公平底意思陳君舉説天官之職膳羞衣服皆屬之此是治人主之身此説自是到得中間有官屬相錯綜處皆謂聖人相防察

之意這便不是天官是正人主之身兼統百官地官
主教民之事大綱已具矣春夏秋冬之官各有所掌
如大史等官屬之宗伯蓋祝史之事用之祭祀職方
氏等屬之司馬蓋司馬掌封疆之政最是大行人等
官屬之司寇難曉蓋儀禮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出乃
右肉袒於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此所
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所以屬之司寇如此等處皆
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私意大綱要得如此看其間

節目有不可曉處如官職之多與子由所疑三處之類案蘇氏轍論周之西都關中東都洛陽皆東西長南北短畝稍縣都如畫棋局無所容之不可信者一書稱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子產孟子說皆同孔子亦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若諸公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其勢必有所併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不可信者二一夫受田百畝稅之十一公邑鄉遂無異楚蔿掩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井者井之原阜隄防之間狹不可井者町之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為井田而鄉遂必為溝洫不可信者三只得且闕之或謂周公作此書有未及盡行之者恐亦有此理只如今時法令其間頗

有不曾行者　或問周都豐鎬則王畿之内當有西北之戎如此則稍甸縣都如何其可爲也曰周禮一書聖人作爲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處須别有權變之道　周禮中多有説事之綱目者如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司馬之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陳法亦不可見矣　鄭康成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東漢諸儒煞好盧植也好　康成也可謂大儒　五經中周禮

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　擺落傳注須是二程先生方始開得口若後學未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可以不戒　陳徐周禮制度講三公宰相處甚詳然皆是自秦漢以下説起蓋他不知秦漢諸儒未見孔壁尚書有周官一篇説大師大傅大保爲三公爾　鄭康成等皆謂劉向所稱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儀禮冠昏吉凶其中事儀三千傅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爾經禮謂冠

昏吉凶葢以儀禮爲經禮也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諸儒之說瓚與葉氏爲長葢周禮乃制兵立法設官分職之書於天下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專爲禮設也故班志列其經傳之目但曰周官而不曰周禮又況其中或以一官兼掌衆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自不應指其官目以當禮篇之目

陳氏傅良曰會稽進士夏休著井田譜紹興時表上之

雖泥於數度未必皆恊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為空言去聖人逺周禮一經尚多三代經理遺跡顧以解說者繆嘗試者復大繆遂以為終不可用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林勛所著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可通者則周制可得而考三代之治亦庶幾可復矣

王氏炎曰康成之訓釋可謂有功於周禮然六官制度以康成而傳亦以康成而晦一則以緯書汨之一則以臆說叅之是以學者不得不疑

魏氏了翁曰康成以漢制解經以賦為口率出泉三代安有口賦王介甫用之以誤熙寧皆鄭注啟之

真氏德秀曰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睹程子張子論説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藴蓋程張之學周公之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在上者果能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小補哉

晁氏公武曰唐賈公彥撰周禮疏史稱其發揮鄭學最

爲詳明　王安石撰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所釋經義多以其所創新法傅著之務塞異議者之口耳楊時中立攻安石之書撰周禮辨疑一卷

王氏應電曰非周禮者自臨孝存何休以來不下數十家指摘瑕釁無如胡仁仲之詳著撰數十萬言窮極辨論無如季德明之苦移易周禮者亦不下數十家參互演繹集成後出莫如舒國棠之備以愚觀之説皆淺陋雖欲自絶於經何損哉以上論讀周官法并諸家注解得失

擬周官總辨八條

周官晚出東漢以後儒者多排擊謂劉歆附益以佐莽至宋胡氏安國父子則直以爲歆所僞爲自程朱二子斷爲非聖人不能作其論始定而其間决不可信者實有數事焉十一者三代之中正也周官九職貢物之外别無所取於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征之出於市者惟廛布罰布耳其總布則民間賖買之所入也而廛

人職敘布質布別增其二司市職曰以泉府同貨而
斂賒則周官之法惟有斂有賒明矣所斂不售之貨
惟民有祭祀喪紀然後得賒冠昏賓燕雖賒不聽也
而泉府職則曰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夏秋二
官敺疫禬蠱攻貍蠹去妖鳥敺水蟲所以除民害安
物生肅禮事也而以戈擊壙以矢射神以壯梼象齒
殺神則荒誕而不經至於媒氏仲春之月大會男女
奔者不禁則雖亂國汚吏不能布此爲憲令也軍刑

之誓大史曰殺小史曰墨三軍之勝敗豈係於交兵之時日淫刑以逞亦不至若是其不情也竊考漢史見歆與其黨頌莽之功曰發得周禮以明因監而公孫祿數歆之罪則曰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乃以是數者按之莽之亂政則一一相符皆若爲之前兆必歆承莽意而增竄之非其舊也因覆按諸職之文削其爲與莽事相類者則皆理備而義完其辭氣亦前後相承無間五官之文明白純粹其事皆聖人運用

天理盡精微道中庸俟諸百世而不惑者矣其說具詳本職俾尋覽者便焉

司空之篇亡自漢以後無異議晚宋元明諸儒乃分割五官以爲事典自朱子已辯陳氏傅良之誤謂行人宜屬秋官職方宜屬夏官而俞廷椿吳澄乃益鼓其無稽之臆說獨不思是經所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正司空之職事也五官之中惟司徒司馬與司空聯事而各有專司不可以相代凡大役鄉師帥民徒而

至而興事任力則有司空之辟焉鄉師不得而與也古者大役即用卒伍以軍法部勒故大司馬與慮事而屬其植受其要然曰與慮事則主其事者惟司空明矣而今所謂司空之辟與事安在哉川澮溝洫之數遂人量人司險雖與議焉而司空之法所以因山導川築防規堰要綰道路以設關梁時式險易以傅衆力者諸官無有也王畿侯國之封疆都鄙之室數司徒司馬及其屬雖與議焉而司空之法所以別郊

關之遠近定四民之遊居相城邑之面勢立興作之程期者諸官無有也至於郊廟壇壝宫庭朝市官府次舍倉府廐庫司空之功作既成而後百官有事焉禮樂賓祭之器軍旅農桑之具車旗服物之等司空之程式既定而後諸職稟承焉諸儒乃妄割五官以爲事典徒使五官之職事廢缺不完而於事典之實用概乎其未有當也且散見於經者若鄉師所涖之匠師儀禮大射之工人士梓人覲禮之嗇夫五官無

列也則別有司空之職而今亡也決矣昔朱子於謂詩序宜遵者終不答蓋惡之深屏之力也故於諸說之謬悠概置而不論云

注釋三禮康成鄭氏之功甚鉅而其過亦不細蓋王安石所以襲迹於新莽而禍宋者多依於鄭氏之說也康成注九賦以爲口率出泉注門關市政以舉爲官沒其貨注國服爲之息曰貸以泉息以泉而安石剝民之政皆託是而爲之自康成之注王曰一舉也辟

不別白疏者以爲日舉大牢共百二十甕之醯醢安石因之有備物之說自康成以王后世子不會爲優尊者安石倡之而蔡京童貫王黼恣焉以速北宋之亡經義之不明其禍遂至於斯極可不懼哉夫口率出泉漢法也周官無是也閭師掌國中四郊之賦而其職曰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圃牧工商虞衡嬪婦各貢其所有之物則農自九穀以外餘七職自所貢之物外別無所謂賦明矣没民之貨而入於官漢之亂

政也周官無是也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管子曰以時稽師馬牛之肥瘠其老而死者皆舉之則舉乃登諸冊籍之謂爾況質人所稽者書籍所考者度量淳制而曰犯禁者舉而罰之則舉爲登諸冊籍而不可謂沒其貨決矣貸民以財使治產業而計其贏餘以收息者莽之亂政也周官本有賒而無貸康成不能辨而謂貸泉出息一以園廛郊野受田之地爲差是爲國服以誣聖法傳莽事而啓安

石之愚迷不亦悖乎至於王日一舉舉少牢耳醢醢六十甕朔月月半共之以爲旬有五日之用者耳大司樂職曰王大食三侑則日一舉之爲恒食明矣若恒食日舉大牢則朔月月半之大食何以加焉王后之膳服不會飲酒不會膳禽不會以具於大宰羞服之式者品數有常無所用其會耳非縱其欲而不爲之限度也至於世子服不敢備則服會飲無常期則飲會膳無加獻則禽會以其有無多少疏數惟王所

命而無常式故也其與王后同者惟朝夕恒膳品味有常故無所用其會耳然如此類者在鄭氏賈氏則訓釋之疎而在安石則心術隱微之病也安石雖於道未有聞焉而於文則晰矣其言祁寒暑雨民猶怨咨也舍先王思圖民艱之義而謂民怨不足惜以惑主聽而閉民言則其假周官與注疏之說乃明知其非而借之以售其術耳是亦不可以無辨也

周官詳於關市山澤之政世儒以爲疑蓋習見莽歆安

石浚民禍世之酷而不知周公運用天理所以開富教之源以正人心而厚禮俗葢以是為根柢也自市政廢而貸之無當於民用者十四三其作之也以時力是奪民功也其成之也以百材是暴天物也其用之也滋淫侈是敗民德也自山澤不掌於官然後愚民非時妄取不俟其成而竭用之然後盜竊公行有司置而不問由是山彌望而皆童陂塘少遠於宅舍即任其淤墊耗者多而物生之源益隘能無匱乎况

乎商賈罷難致之貨豪民擅山澤之利力過吏勢享
竝侯王有司因此以鬻法胥吏因此以作姦工非淫
巧而不贏農遇豐穰而常餒人心日競於奇邪禮俗
日趨於衰惡皆職此之由也周官之立市政也聯門
關以譏不物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
微即是四者而所以消游惰備天災厚民俗者備矣
而且治質劑辨名實屬遊飲食者有禁貴而過市者
有罰而以息詐僞防黠、熳嚴禮範者周矣凡此者皆

所以養民教民而上則一無所利之也於門征商之貨則不征其廛於關市征賈之廛則不征其貨而門關之財則以養死政者之老與其孤市之征布則以斂不售貨而買者各從其柢則皆以利商賈利萬民而上何所利哉周官之掌山林川澤也官爲厲禁時舍而巡之犯禁者有誅竊木者有刑罰所以禁耗敗也斬材之期日官令之財物官頒之所以息爭端也然守之者官而用之者民雖骨物羽翮草貢葛材之

微猶以當山農澤農之賦而萬民之斬材與受澤物之頒者毫末無取焉聖人之心豈不昭昭然若揭日月哉至於門關市肆所以不能無征者蓋以九賦任萬民有職則有貢無緣偏厚於商賈且懼所得過贏而民爭逐末耳如少有利之之心則山澤之利豈特十百於關市之征哉聖人忠於利民而盡萬物之理者後儒宜詳考經文深思其義而毋輕騁臆說也

周官刑典有束矢鈞金之入有盟詛地牲之共世儒多

以爲疑不知理與法時有所窮匪是則所以恤姦欺靖鬬辯者猶未備也所疑於鈞金束矢者不過曰若是則貧民無所赴訴耳夫周官之法自鄉遂公邑都家以及門關市肆凡訟獄皆其地有司聽之又設肺石以達惸獨老幼尚慮其無所赴訴乎其造於大司寇而求伸者必事久變生如書所稱單辭記所謂有旨無簡者耳故曰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則所禁乃兩造兩劑之不具者明矣入矢以明直入金

以示信非徒使之重失負也古者議事以制而刑故無小故辯法而不信則刑之辟藏而不信則刑之重與之要而非直非信則罪必有加焉所以使之内自怵而中止義不克而私服也若兩造兩劑之具備則有地治者聽決而立解散之矣若有地治者聽決不足以服其心則當赴愬於職聽之士其遲以旬月正為此也使職聽者而有枉橈則司寇親聽於外朝羣士司刑皆在獄訟者皆得自言其情何爲復設入束

矢鈞金然後聽之之法哉至於按之而不得其迹聽之而不得其情不得已而使之詛盟又所以盡五聽之變也臨之以鬼神則其視聽辭色必將有變焉致其地域之衆庶使共其牲衆爲之勤而各有出焉則或有知其事而相証者即此事無徵而播其變詐於地域之人他日將不相保受亦姦人所不利也蓋惟聖人智周萬物故能極情僞之變而以濟理法之窮是以易象金矢詩言三物虞夏之前已有詛盟而乃

以是妄議周公之法哉

魏氏了翁在宋儒爲明於周官之學嘗論兵賦謂司馬法乃齊穰苴之書而康成以證周官果若所云則井田爲厲民之政夫穰苴所述果成周丘乘之政與否今無可考而以甸出長轂一乘爲厲民是未講於成周之兵賦也葢魏氏生南宋之衰習見夫民生之苦病百物之凋殘以爲既用其身以備戰守復責其財以共車甲馬牛兵器民何以堪不知以秦漢之後較

之三代以前材物貨產之在官在民國事家財之所存所費皆異勢而殊形非通計而實知其分數則羸絀之情不可得而見也蓋自井田既廢環海之中十九皆隸農耳耕者無田而有田者不耕耕者倍貸以具牛種育妻孥而不耕者坐收其歲入之半故耕者窮不耕者以其半而出租賦給踐更百役有司多求以困之故自貴人富商而外不耕者亦窮若夫成周之世則助耕公田之外百畝所入絲粟皆民有也公

旬三日之外暇日皆民所自營也四丘之衆約數百家賦兵之始家出歲入之十一而車甲馬牛兵器旗物應時而立具矣自是以往歲時繕完視始作之費多不過三之一況古者公家無禁利材木取諸山澤絲枲成於婦功所費民財不過金鐵皮革膠漆及工事之齎耳豈若後世百物財用非出泉布以求之於市肆而必不可致哉至於馬牛之畜以供任載以糞田疇又農事所必需而時出之以爲師田之用者也

魏氏之學尚為求濟於實用者而為說之鹵莽若此以是知聖人運用天理以濟民物之道不獨非其人不能行亦非其人不能知也

歐陽氏修謂周公設官太多王畿之内計十四萬有奇攻周官者多據此以為不可易夫五官之屬其數具在本自無多修所計者乃鄉遂小吏閭胥鄰長之類耳不知成周之治所以能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至於刑措者皆恃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以為之

樞紐也蓋治教禮政刑事皆起於二十五家之長黨正族師相監之吏即其鄉之人也歲時月吉所布之憲即其民之家事也以徵財賦則催科不擾以起徒役則呼召立通以相保受則姦宄難容以掌撻罰則禁令難犯以證獄訟則欺詐立明以詰盜賊則追胥相比其用意尤深遠者以修農功則民可移用以救天期地澤之慼而土無遺利以興賢能則與衆共之以考德行道藝之實而士無匿情以教禮俗則恩義

可以日深以治兵守則急難可以相死昔朱子讀地
官司徒之篇而歎成周盛時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
舉爵祿宿衞征伐師旅田役只爲一事其所以能聯
爲一事者則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也若修所病於設
官之多不過謂無祿以給之耳是未察於古之田祿
與後世異而鄉遂羣士之爵與祿又與王朝之士異
蓋古有不命之士有無田之士閭胥比長皆耦耕之
民也以其材力少優故進其爵等以率其曹伍雖曰

中士下士不過如秦漢以還之民爵耳必至族師以上所轄稍衆其事較繁不能躬耕於隴畝然後倍授之田俾任餘夫傭間民以代耕又其上則再倍焉惟州長遂大夫然後取於所在公田之入以祿之耳何休述井田之法曰凡邑中戸八十則有父老有里正皆倍受田雖所述或衰周之變法而循數推理則成周鄉遂公邑都家之吏祿大畧視此矣夫王畿之内提封千里城郭涂巷三分去一而外授田六百六十

萬井雖閭胥之屬盡益以田不足爲廣隘而况斷自族師以上哉自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廢官與民不相習而法不足以勝姦百事之無統紀皆由於此修不能究其本源而轉以周公之法爲疑多見其昧於治體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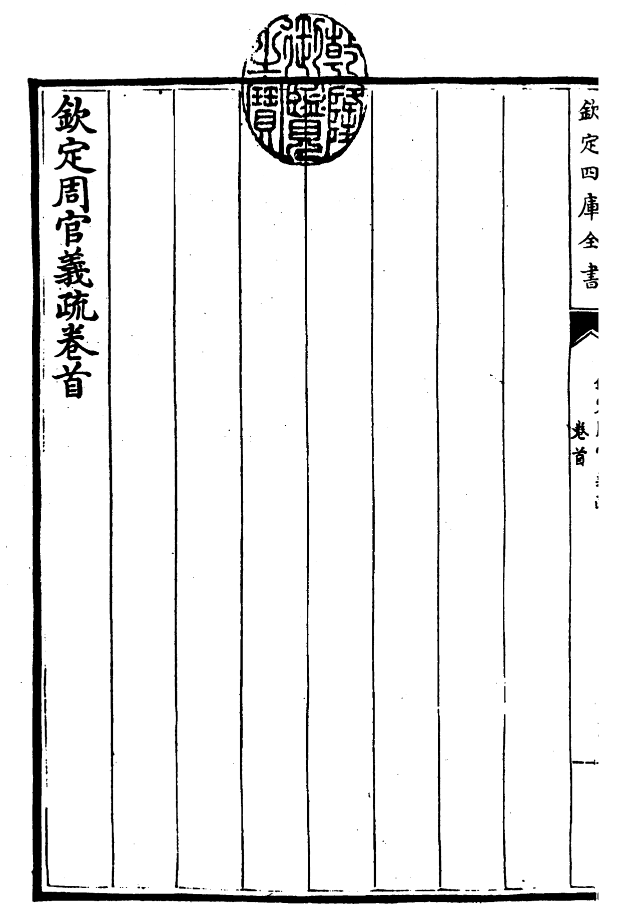
馬氏端臨有言賒貸者周官有賒而無貸辨見泉府職宜易爲斂賒三代之時非特周公之聖可行雖中材能行之三代以下非特王莽之矯詐安石之執愎不可行雖賢哲亦不能

行以封建變而爲郡縣吏治民情與古懸隔故耳豈惟睠貸哉凡事之委曲繁密者皆然一歲之中州長讀法者三黨正五族師十有二閭胥則凡聚衆庶皆讀焉夫家之衆寡貴賤老幼廢疾以及車輦六畜兵器旗物小司徒稽之鄉師稽之鄉大夫登之閭師掌之族師校之閭胥數之耕耨有趨女功有稽千里之內一事之失宜一民之不率舉可知也由斯道也則上下清明衣食可殖禮俗可興然惟古之時治不出

於州黨族閭掌地治者即其鄉之民而無府史胥徒則可耳後世行此則呼集奔趨家至戸籍胥役倚法以相蹙迫而民不得安其居宿其業矣遠行必有節傳近徙必有節授無節傳則不達無節授則圜土納之由斯道也則盜賊無所隱逋逃無所之然惟古之時民皆土著遠行者惟國使及商旅近徙者不出其鄉斯可耳後世行此則門關壅閼廬宿莫容行旅怨咨官徒馳驟而日不暇給矣山澤之農即徵其齒角

骨物羽翮絺綌葛材草貢以當邦賦之政令由斯道也則可以寛民力可以阜民財然惟王畿千里四面輻輳計日可達且所徵皆輕細之物斯可耳漢武易之以平凖均輸百物皆徵轉運萬里計民所費不啻賦加十五黎民重困其明驗也夫周官之法委曲繁密皆聖人忠於利民之心因時體物而無微不達者也管夷吾治齊一變爲簡節疎目而有識者以爲得周官之遺意世儒不通時變乃務舉瑣細之法以議

周官皆所謂道聽而塗說耳



欽定周官義疏卷首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梅　德